

鉄的連隊

周潔夫著

文藝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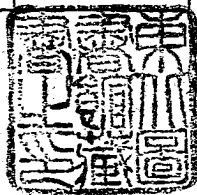


2925923

鐵
的
連
隊

周
迅
夫
著

· 光華書店發行 ·



前言

收在這本集子裏的十篇報告，前八篇寫於東北解放區，後兩篇寫於陝甘寧邊區。除冀區的一天外，越老越進步載於延安出版的大眾文藝；趙尚志團的組織者載於東北文藝，其他則在東北日報上發表。

寫於東北的八篇，——從真理的傳佈者到鐵的連隊，是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循序排列的。因為記載的都是發生在東北農村、部隊和城市裏的真事真人，從這些不完全的斷片中，或許能夠窺見東北以及東北人民演變的狀態。

報告中提到的人物——經歷了千難萬苦的人民和人民領導者，現在還在農村、部隊……中工作和戰鬥，或是領導着農民、戰士……進行工作和戰鬥，願他們工作得更好！戰鬥得更猛！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延安收復後七天

目 錄

真理的傳佈者.....	一
國 園.....	六
建立趙尙志園.....	六
手 槍.....	四
選 舉.....	六
趙尙志園的組織者.....	三
新炮手.....	見
鐵的連隊.....	六
越老越進步.....	七
磐石的一天.....	八

真理的傳佈者

蔣介石把東北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後，英勇的共產黨人就拿起武器，領導着東北無數熱血志士，在中小城鎮、在鄉村、在深山叢林中跟日本強盜和它的走狗們搏戰，始終不屈。另一方面，他們還用文字在敵人統治極嚴的大城市中來傳佈真理，向居民們指出鬥爭的方向。在這一戰線上，共產黨人同樣的堅決而英勇，同樣的艱苦和不屈。

殘忍的日本強盜，對於手拿武器反抗它的人是格殺勿論的。而對於用筆寫出真理的人，也採取了同樣的殘酷手段。因為他們要使東北人民都成為馴良的奴隸。於是這些宣揚真理的人們，就不得不殫盡心力，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把光明撒到人民的心頭去。

下面記述的僅是曾在哈爾濱出現過的事情。十五年前曾在哈爾濱居住過的人或許還能想得起來吧。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人們正在像平常一樣地在街上來來往往，突然一陣連珠的爆

裂聲和驟叫聲響了過來。人們向聲音所由來的方向望去，發現一隻高大的洋狗飛跑而來，它的背上覆着一張大紅紙。當它經過的時候，人們看到了寫在紅紙上的大字：『紀念五一勞動節！東北工人團結起來！東北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那條洋狗從這街頭竄到那街頭，又轉入另一條街……有多少人停下腳來看它，就有多少人看到了這紅紙上的大字。從這，許多人知道了今天是什麼日子，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原來，有幾個聰明而機智的真理傳佈者，他們把一家有錢人家的洋狗，捉到離他家極遠的偏僻的市郊，把寫好的標語縛在它的背上，在它的尾巴下繫了一串爆竹，點着引線，狗受了驚，就一直奔進熱鬧的市街，奔回到它自己的主人家去。

翌年的九月十七日深夜，有個年輕人走到街口警察那裏去借火，隨手遞給警察一支紙煙。孤寂無聊的警察也正希望有什麼人來聊聊天，渡過這個長夜，於是他們兩個人便背着風攀談起來。談了一會，便客客氣氣地分手了。

第二天一早，往工廠去的工人，往火車站去的旅客、菜販和車夫，……在街角的白粉牆上發見了八個大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那鮮艷的字跡真耀眼呀！圍觀的人越聚越多。他們看着，想起了前年今日，想起了前年今日的平靜生活，想起了今天的

遭遇……

突然之間，憤怒的叫聲響了——那是生硬的中國話。人們帶着仇恨的心哄散了。一隊日本兵代替了他們的位置——這是一個完整的中隊呢，全副武裝，彷彿上了戰場。有幾挺機槍正正對着那幾個大字，彷彿書寫標語的人就躲在牆壁裏層，就躲在幾個鮮艷的字裡。

這八個大字不是用普通墨水寫的，已經鑽到牆壁裡去了。這不是能夠塗抹得去的。於是一個石匠被叫來了。他接受了鑿去這幾個字的命令。

石匠自然是個中國人。而且他站得最近，看得最久。他把這鮮艷的字跡全鑿掉了，停止了斧頭和鑿子。

在粉牆上，依舊赫然顯出八個大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過現在這幾個字是圓進去了，能够用手摸得出來了。

讓他鑿去，他就鑿去。石匠是一點過錯也沒有的。氣得發昏的日本軍官除去頓腳罵娘，還能對石匠有什麼旁的『磨擦』呢？

後來是把一大片粉牆全鑿去了，一中隊日本兵才彎着腿回去。但是，當人們經過這道被鑿去一片的牆頭時，立刻就在他的心底映出八個鮮明的大字，因為這件事情很快就在全市傳遍了。

爲了這件事，日本鬼子還進行了一次全市大搜查，結果呢，自然是一無所得。這事情是兩個大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幹的。當其中一個跟警察攀談的時候，另一個就用拌了煤油的油漆把這幾個大字刷在牆上了。

當你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忽然一片什麼東西飄落在你的面前。你抬起它看，於是你的心跳動了。你會立刻向四面一望，有沒有人注意着你。胆小的只在心裡記着紙上的話，胆大的就把它揣到懷裏去。

你以爲有人在屋頂上或者窗口上用手往下散發的嗎？不是的，這樣做是會給抓去的——過去有些勇敢的人就確實爲此被抓而且被殺了。

他們是這樣散發的：在風寧的尾端縛上一捲傳單，用一根引線接到那根線上，引線的長短隨風向，風速和上飛時間決定。引線的末端燃着了，風箏飛起，向市內飛來，於是引線燒着了繫着傳單的線，線斷了，風把傳單吹散，傳單就飄落下來。或者是他們跑到公共大樓百貨公司的屋頂上，用石塊把傳單壓在屋沿上，用繩子縛住石塊，執着繩子的另一端走到易於走脫的地方，風一起，用手一拉傳單飛散了，這就把兩手插在衣兜裏，從從容容走下樓，雜到人群中去了。

最後，讓我們講一個另一種傳佈真理的方法吧。——同記工廠和老巴魯煙廠的老工人大概還能記得起來的。

當工人們上工或者下工的時候，在走道上或者工房門口，突然有三個人站在那裏。一個人臉孔雪白——那是塗着牙粉的；胸前掛着紙條，上寫『蔣介石』三個字。在他背後，有個人鼻子下邊畫着短鬚——那是用墨塗的；胸前掛着寫有『日本帝國主義』幾個字的紙條。後者把上寫五百一千的『鈔票』往前塞過去，前面那個把手伸到背後去接錢，臉上却裝着一副頗為威嚴的神色。在他們旁邊則站着一個怒目而視的人，手拿榔頭或者棍子，對準着日本強盜的頭頂。掛在他胸口的是『工農紅軍』四個大字。這樣的演出每次只有一分鐘，甚至還不到一分鐘，『演員』就混到觀眾中去了。但從這活的，肉體組成的漫畫中，觀眾瞭解了事實的真相——誰是賣國者和誰是愛國者。

這樣做是危險的。然而當必須用生命去換取廣大人民明白真理的時節，他們是願意挺身冒險，挺身赴死的。事實上十四年來，有許多年青而忠實的真理傳佈者就是這樣死去了的。

這樣的日子是過去了。然而那個臉上抹粉的蔣介石，現在又在從美國海盜的毛茸茸的手中接過錢、接過屠殺人民的武器，想把東北出賣給第二個外國主子了。讓我們——每一個不願再做第二次亡國奴的人們，都舉起榔頭和棒子，向着侵略者和賣國者的頭上打去吧！

一九四六·

十一月

團 圓

——記馮仲雲同志和拉聯同志的會見——

中午的陽光射在清澈的河水上，沿着河岸，一羣穿着農民服裝的老頭子和中年人，匆匆忙忙地趕着路。他們渡過木橋，走進掛着『珠河縣烏吉密區工農聯合會』木牌的籬笆門。

這群莊稼漢都是十年前抗日聯軍的同志，每個人都有一段艱苦英勇的經歷。當趙尚志將軍、李兆麟將軍、馮仲雲同志先後離開珠河的時候，他們或因負傷，或因年邁，沒有能够跟走。他們隱藏起自己的面目，賣工、抗活、租地種，忍受着日寇、漢奸、特務和警察的欺凌，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翻身的一天。十年過去了，工作隊的同志們到了烏吉密，他們住在窮人家裏，幫助担水、掃地，和老百姓親切地拉家常、談國家大事，……從他們的行為、作風和談話的內容中，這群十年來不敢漏一點點口風的人，才向自

己人吐露出「抗聯」這個親切的字眼。

今天，他們從屯裏趕到區農工聯合會，就因為曾經領導他們戰鬥過的「老馮」要來看望他們。

他們之中的即使是最年輕的人，額上也出現了深深的皺紋。他們吸着草烟，談說着往事——那些一閉眼睛就想起來的往事；談說着熟悉的人——那些曾經一同在刀尖火山口出入的人；他們談着小個子老趙，談着方臉盤張代表（註二）談着大鬍子老馮……他們談着，好像河水開了閘；他們談着，好像時間倒退了十年。

「馮主席來了！馮主席來了！」

寬外的喊聲剛落，房門就推開了，魁梧的，戴着褐色呢帽，架着黑邊眼鏡，大家談論着和期待着的老馮走了進來，他便是前抗日聯軍第三軍的領導者之一，現在松江省的主席馮仲雲同志。

五十八歲的老呂從炕上撲過來，一把拉住馮主席的臂膊：「老馮，十來多年沒見了呀！」他笑，他用力拉，他的眼睛水亮。其餘的人都走過來，擠到炕前，爬上炕，圍住被老呂拉到炕上去的「老馮」。

馮主席伸出手來，跟那些老戰友逐一握手。他的豪邁而洪亮的聲音灌進每個人的心頭：「我認識你！——你，我也認識的！——就是太久了，記不起名字來了，太久了」

「呵！」

老呂湊過臉，仔細端詳了一會馮主席，喜歡的說：「你胖了！」

「老羅，頭髮也禿了！」馮主席脫下呢帽，露出脫了前額的頭頂。

「十多年了呵！」炕上炕下先後發出感慨的聲音。

「三股流、半截河子，那些老人都還在吧？」馮主席關切地問。

「搬的搬，走的走，都換了新人囉。」

「噯！」馮主席縮回前俯的上身，沉默了。

抗聯的同志紛紛向老馮提出自己所關切的人的名字，詢問他們的下落：

「關主任（註二）到哪去了？」

「戰死了！死在下八拉！」

「老吳呢？」

「是那個腰裏常別着七星子的吳大廉子嗎？他也犧牲了。」

「老劉還在不在？」

「劉海濤（註三）？他進了關，在山東當分區司令員，後來也犧牲了。」

「張蓮發（註四）還有吧？」

「沒有了。在鐵嶺發了！——這裏出去的抗聯老同志，活的不多了，十個裏頭死

了九個。」馮主席的聲調中帶着追懷和感慨。

「唉！」四圍抽出長長的嘆息。這些最好的戰友，最親的親人，「十個裏頭死了九個」，多年的默禱暗祝落了空，人們的心頭像壓上一塊鉛。

門推開了，又進來兩個老人，這是老楊頭和老狄。老楊頭是趙尚志將軍最先組織的七個人中的一個，他進門就說：「我正在地裏收割，聽說你快來啦，我趕緊丟下莊稼跑來。見路上奔來兩輛大車，我遠遠一瞅，就看出那個戴眼鏡的高大個兒是你，果然！」他脫去帽子，露出短短的銀髮，爬上炕，坐到馮主席的左邊：「後手你們怎麼過的呀？」

「那個說起來真苦哪！」馮主席輕微地搖了搖頭，「一九三五年日本鬼子向我們大舉進攻，燒房子，併圓子，燒得真是兇呀。到了三六年，我們安不住身，老趙先走，隨後老王也去了，最後我和張運穀也離開珠河，到賓縣，渡過江，經同江，奔湯原，在那裏會見了趙司令和張代表，開了個會，又把下江一帶人民組織起來。依蘭、同江、富錦、湯原、勃利……老百姓都起來了，力量比在這裏大多了。抗聯的部隊擴大到了十個軍。可是小日本鬼子又放火燒房子了。我們活動不開，歸了屯。白天不能出園子，晚上才出來摘苞米，拔土豆子吃……」

「到了最後，日本鬼子越燒越厲害，我們進小屯，他燒小屯；我們進大屯，他燒大

屯，就這麼着，他們把小屯併成大屯，把大屯併成更大的屯，燒得一個縣只剩下八個大屯！咱們的部隊進不去圍子。

『可是抗聯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哪有個投降屈服的！』

『寧死不屈服！』幾個聲音同時迸出。這是舊日熟悉的戰鬥誓言呀！每個人都倏地抬起頭來。

『後來我們到了黑龍江，日本鬼子還是用那套辦法對付我們。我們退到了北大山。呵，那邊的氣候比這裡冷多了！又沒有糧食。夏天還好過，大伙兒摘樹葉、採山菜吃——我就認識了五十二種山菜。可是秋天來了，打了霜，樹葉子全枯了。大伙兒就殺馬肉吃，煮馬皮吃，馬骨頭也啃得盡盡的，別說苞米蓋兒，連韮薹都脫下來煮吃了！』

『困難哪！』在嘆息聲裏，有的人眼睛潮濕了。

『五年前我在外面活動，張代表在裏面指揮部隊作戰。他整整有五十天沒沾一顆米粒。弟兄們都餓壞了，躺在地上起不來。後來我們揹着糧食進來，用小米熬湯，一個一個灌他們，這才灌活過來。』馮主席領住，房子裏死一樣地沉默。

『冬天一到可真要了命哪！』馮主席抬一抬眼鏡，接下去說：『敵人在後面追，白天得走路，在山溝裏轉圈，晚上沒房子住，又窮，買不起帳篷子。雪下得這麼深（馮主席按了按腰部），怎麼辦呢？大家把雪一踩，打個雪亮子，烤起一堆火——烤火也不好

受哪！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那雪風把背都刺穿啦——往雪亮子裏一躺算是睡覺了。就那麼樣也沒有一天停止過戰鬥。」馮主席迅速地又抬了一下眼鏡，鬱沉的音調轉成啟朗：『好容易熬過了幾個冬天，熬到了「八一五」，蘇聯紅軍出兵，抗聯的部隊一夾擊，日本鬼子投降了。分散的抗聯部隊又擴大起來，成立了民主聯軍。咱們老早就說過：「我們一定要勝利！別看日本鬼子槍砲兇，將來一定要垮！」現在怎麼樣？過去沒說錯吧；小日本子終究「彪」不過咱們，在咱們眼前獻了寶！』

笑聲中區農工聯合會委員老高進來了，馮主席一看就起來同他握手：『呵，你也在這裏。』

『是的。大伙兒把我舉到農會裏了。』老高回答，接着問：『小周還在吧？』

『哪個小周？』

『瘦瘦的那個女同志，講話挺漂亮的。』

『啊，那是瘦李（註五）。她犧牲了。』

老高默然，坐到炕角落的邊沿上。

『高大虎，你分了多少地？』

『分了一晌三！』高大虎回答。隨後回過頭獨自個兒笑說：『主席還沒忘記我的名字哩！』

「你呢？分了多少？」馮主席問老修。

「分了四垧多。家裏人口多。」老修的臉紅了，不知道是由於羞怯還是由於喜悅的激動。

「你呢？」馮主席的眼光落在老周的臉上。

「一垧四畝。」老周今年七十六了。早先他曾在黑夜裏送過信，在鐵道上爬來爬去。

「沒有地的都有了地啦！」這是一聲充滿歡愉的聲音。

「好！分了地，讓政府發個地照，——咱們窮棒子從沒見過地照吧？」

「哪能見睹！」六十八歲的老楊頭回答。然後他轉臉向著大家：「咱們自己有了地，就得好生種啊。來年多打糧食，吃得飽飽的，再也不要忍飢受氣了。」

這時候，一位工作隊的同志拿進來一封信，那是一股中央胡子寫來的信：要求軍隊和地方武裝不要打他們，他們願意投降。馮主席看完信，說：「今年胡子鬧得够賄了吧？」

坐在炕沿的老趙突然回過頭來說：「够賄！今年四月間胡子把我的衣服褲子全剝去了，還牽走一匹馬，化了一千五才贖回來，」

「姓孟的那個小子給抓住了。」高大虎從一旁插進來。

『哪一個姓孟的？』馮主席問：

『偽滿時候當過區長的那個小個子。』

『噢，是後來當了警察署長的那個壞東西吧，從哪兒抓來的？』

『從哈爾濱。』

『孟署長在這一帶幹的壞事可不少哪。以後把他送來這裡公審。讓大伙說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依我說，非得把他斃了不行！』高大虎氣狠狠地說。

『一個都跑不了的！』馮主席的眼鏡裏透出堅決的光：『跑到天邊邊也得把他們抓回來的！』

『過去這幫子人好像縮在鍋裏面，鍋蓋上壓着個大石塊。現在大石塊一掀掉，鍋蓋一打開，一個個都得夾出來。』高大虎的聲音敲得滿屋響。

『不過別看胡子到處投降，還有個最大的胡子頭要來打搶咱們呢？』馮主席嚴肅地說：『那個大胡子頭就是蔣介石！過去他賣國，把東北賣給了日本鬼，讓東北人民過了十四年牛馬生活。現在他又想把東北賣給美國大鼻子了，大伙兒還得留點神呢。』

高大虎擰了擰鼻子：『哼！賣給第一個爸爸不能行，賣給第二個爸爸就能行啦。』

那個一直挺坐在前排凳子邊邊上的瘦高個子，挺直地站起來，走到炕和凳子中間，

高聲說：『我說，咱們過去都在抗聯出過力，打過鬼子。今天領導咱們的共產黨把東北翻了個身，讓窮小子們都翻了身，拿了印把子。誰要來佔東北呀，嘿，咱們誰也不讓！咱們都要更積極的工作，抗大槍的抗大槍，拿扎槍的拿扎槍，年輕的保家，年老的看家，咱們從血裏滾出來，還得滾到血裏頭去！國民黨中央軍要來，咱們一百人用一百雙手擡他；特務壞蛋要搗亂，咱們一百個人用一百雙眼睛瞪他；咱們要把過去的光榮保持起來，合伙兒齊心幹！』

說話的是太平溝的自衛隊長，名叫張林保。他仰起頭，頸下的青筋脹着，兩個拳頭打着空氣。昨天當他聽到『老馮』要來的消息，一氣跑到區農工聯合會，認錯了人，握住一個從省政府來的工作人員的手久久說不出話，掉下了大顆的眼淚。

『幹！』高大虎鐵一樣的聲音響應着。

馮主席挺直上身，他的洪亮的聲音放得更寬更大了：『大伙兒好好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拿起扎槍、鋼槍、洋炮、土台子，讓國民黨胡子中央來吧，來了就收拾他！』

老孫、老佟，幾個年紀輕一點的人眼睛都亮起來，彷彿又聽到了趙司令的響亮的戰鬪號召。

吃飯了。坐在桌子一端的老秋沒有去動筷子，他那蒙着一層翳障的眼睛死盯着馮主

席的臉孔。他今年五十八，耳朵不靈便，身體虧虛，已經不能下地，可是他送自己的小兒子參加了革命，他說：『我不行了，讓下一輩子繼續幹吧。』現在他默默地端坐着，眼睛裏也不爇，當馮主席招呼他用飯的時候他沒有回答。

『吃飯啊！』馮主席第二次招呼他了。他搖搖頭，用嘶啞的嗓音說：『見了你比吃飯還強！』

喝着淡酒，吃着素菜和粗飯，圍着大桌子，面對着面，這一群抗聯的老同志們，從困苦艱難，出生入死的環境中爭過來，經過十幾年的離別和懷念，今天又和最親愛的領導人之一——『老馮』在抗聯第三軍的發源地——烏吉密（莊六）團圓了！

一九四六，

十一月

註一：張代表即李兆麟將軍。

註二：關主任名關奉興。

註三：劉海濤原為抗聯第三軍一團團長。

註四：張連發原為抗聯第三軍三團團長。

註五：瘦李原名趙一曼，是珠河中心縣委宣傳部長。

註六：趙尚志將軍最先是在三股流組織抗日武裝，三股流是烏吉密區一個屯子。

建立趙尚志園

珠河農工代表大會的會場設在縣政府的大禮堂裏面。會場上掛滿賀幛、賀聯、大小標語，一片鮮紅。雖然窗玻璃外層結着冰花，但禮堂裡生着個大爐子，却是暖烘烘的。二百五十多個農工代表，面對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大像，坐滿了四行二十八排長椅子。僞滿時候這地方是閻王殿，大肚子才有資格進進出出，窮哥兒們站近些，就得挨槍把子，現在居然穿着靛藍，披着破羊皮大衣上這開會。松江省主席馮仲雲同志還特地從哈爾濱趕來參加，在大會第一天跟代表們親親切切拉了大半天趙尚志將軍和抗聯在珠河鬥爭的故事，早先，別說省主席，區長的金面都難見啊。

大會已經開到第三天了。這兩天是代表們報告自己的翻身經過，怎樣領導大夥兒鬥爭地主，領導自衛隊打中央胡子……現在臨到元寶區的老韓頭——韓志禮（註一）作報告，他跳上主席台，站在桌子後面，向代表們報告自己的工作。

他報告完怎樣動員三個青年參軍，接着說：

「後來郭成連請假回家，他的母親抱着他哭，我就勸她：『盡忠不能盡孝，你的孩子參加民主聯軍，他當的是這一份。』（老韓頭伸出個大拇指）我又對郭成連說：『惡霸地主的地我們都分啦。蔣介石是惡霸地主頭，他來後我們還能翻身嗎？』郭成連說：『不能。不打垮蔣介石誓不歸！』他堅決回到部隊去了。咱們今天要是不團結，蔣介石一過來，咱們就要倒翻過來。（老韓頭走到台邊，作了個倒翻姿勢，立即搖了搖頭，放大聲音）我們決不能倒翻過來呵！』

「決不能！」台下傳來斬釘截鐵的回音。

老韓頭回到他的座位上，聽了兩個代表的報告。第二個報告的是烏吉密代表老楊頭——楊青山，他最後大聲宣佈，要把自己的車、馬賣掉，買一支短槍，和反動派蔣介石拚命。楊青山喘着氣剛坐下，第三個報告者剛起身，韓志禮忽然搶上台去，灰白的鬍子抖動着，劈頭就問：

「蔣介石是個大壞蛋不是？」

「是！」全場騰起齊一的答覆。

「他想把中國賣給他的美國爸爸，叫咱們再做一次亡國奴，咱們應該怎麼辦？」

「幹！」

「反對他！」

老韓頭舉起一隻手，在空中連搖几搖：

『光喊幹不行呀。我們要實際的幹！』

他放下手，抬起爬滿灰白鬚鬚的下巴問：

『怎麼幹？』

兩三個聲音在這邊那邊錯落地響起：

『參軍！』

『那麼你們屯子裏參軍參了多少個了？』老韓頭手扶桌沿，頭伸在桌上兩盆菊花中間，向左一望，又向右一望。

一個低矮的，全臉佈滿皺紋的老漢從座位上站起來說：

『我們屯子裏十八戶人家有八名參軍的。』他誇耀地向兩邊望望，倏地坐下。掌聲中另一個老漢站起來，用愉快的高音宣稱：

『我有四個孩子，三個參加了部隊。』

脫口而出的喊好聲和轟然的掌聲摻成一片。

老韓頭挺起胸膛。他的寬嗓音穿過掌聲，伸到會場的最末端：

『好！我們要參軍！我們要成立一個團——趙尚志團！好不好？』

『好！』『好好』短促的，拖長的單音扭結着，起伏着，像一個浪套一個浪。

『咱們元寶鎮要打先鋒，發動兩連人參軍！行不行？』

『行！』在右排後方，在元寶鎮代表席上，七八個人同時喊出一個聲音。

『好！我們大家都要爭取做這個！（老韓頭同時伸出兩個大拇指頭）不要做這個。（老韓頭同時挑起兩個小指頭）』

掌聲打雷一樣響亮起來。老韓頭略略弓下腰，承受着大家的擁戴。這樣過了半分鐘，他才回身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半身大像行了個禮，紅漲着臉走下主席台。

這一天晚上，各區代表團回到旅館，在洋油燈下，燭燭光下，頭攢着頭，計算着自己村裏能夠動員的人數。

第二天——大會第四天，城關區婦女代表梁紹榮訴說她過去的痛苦和現時的歡樂。她說僑滿時她的男人是廚子，微薄的薪水養不活一家人，她和孩子只好住在親戚家裏。八一五後，民主聯軍開來了，她們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日子才好起來，一家人又團圓了。最後她說：

『我感激民主聯軍，已經把我的兒子送進主力部隊。我希望各家都參軍才好。』

接着她，史長發上去了。大家都認識他——昨天他曾經用平靜的，充滿談話的語調，報告了他怎樣在哈爾濱起出壞蛋一支手槍的故事——，却分辨不出他的聲音了，他的聲音提到最高度，變得尖銳而且近乎破裂：

「我們城關區！要在半個月內！完成一百五十名新軍！參加趙尚志團！」

台下起了嘈雜的私語，前排，中排，後排，兩三個頭併在一起，也有的伸出指頭計數。就在嘈雜聲中，台上撒下另一個高激的聲音：

「現在窮人翻了身，是不是民主聯軍的力量？（台下喊：「是！」）是，就該補充他們，使大伙兒翻身翻得更徹底。我們亮珠區人口少，已經有一百多人參了軍。過去不算，在十天裡面還要成立一個趙尚志連隊！」

主席台的長凳上站起一個穿黃布衫褲的中年人，他走到台邊，口吃着說：「我說——」但是他的話給嘈雜聲淹沒了。他搖着兩手，好容易等喧鬧聲低落一些，才拉開嗓門高喊：

「我說：參軍的人還要青年力壯的。不要老頭子，不要小娃娃，不要身體弱的。」他是城關區農會主任王開仁，已經有六個小伙子經過他的動員，送到民主聯軍去了。

「不要大骨節的。」

「不要地痞流氓！」

「不要鬥爭過的壞傢伙!!!」

台底下有人大聲補充。

在桌子旁邊等了好一會的一個青年，再也等不住了，他用血氣旺盛的聲音宣佈：

「我們烏吉密區參軍的已經有二百多名。我們還要成立一個半連——一個半青年連。保證沒有不够格的。」

帽兒山區的代表接着搶上台，他宣稱要成立一個連。保證質量好，沒有壞蛋。那個昨天曾經在台下站起說話的低矮老漢，被主席扶上台。他用低低的却是激動的聲調說話。他說他是蜜蜂分區慶有屯的，名叫李懷金。屯裏有兩家沒有年輕人，回去他要再動員五名青年參軍。

代表們急驟地開闔着手掌。五百隻發亮的眼睛送他下台。

一個結實的，五十上下的老人從主席團坐的長凳上急步搶到台邊，上身傾出台外，用寬大的聲音喊：

「我們要參軍！窮人能翻身！」

喊口號的名叫孫萬乾（賁二），是抗聯的老同志，一家四口都參加抗聯工作。

像炮聲打到山谷，會場震起了回音：

「我們要參軍！窮人能翻身！」

口號聲剛落，台上就響起尖高的聲音：

「亮珠動員一個連，我們黑龍宮也參加一個連。我們要和亮珠區比賽，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僅在左排中間的亮珠區代表席上，在各處都掀起大聲的答覆。營營的喧鬧聲又塞滿了整個會場。

在左中排站起一個臉上泛紅的中年人，他穿一套黑棉衣，快步奔上主席台：

『工作隊剛到，我害怕。開門爭會，讓我大兒子去，我自己躲起來。後尾聽說工作隊是爲窮人，我的胆子就大了。參加了幾次鬥爭會，聽了幾次，慢慢的也跟壞蛋鬥爭開了，跟他們撕破了臉。大伙兒先選我當屯長，後手又選我當仁愛分區的農會主任，工作隊張同志常常給我教育，幫助我，我目下沒有什麼顧慮了，割開我的腦子——』他退到一旁，右手指着毛主席的半身像：『是毛主席！割開我的胸膛是，是——』他氣促，臉孔掙得更紅：『是毛主席！他比我親生父母還要親！我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基幹隊，老二在武工隊、小的在兒童團。回去我要送大兒子參加主力。』

城關區的人大半都認識他——鄂文賓，八月間，國民黨的美製飛機到珠河散發傳單，他事後挨家挨戶搜集，解釋，把一疊傳單撕成碎片。

一面坡和馬廷的代表也先後上台：前者宣稱要在五天內完成一百五十名；後者要在十天內完成五十名。二十七歲的潘起海最後登台，他激動，聲音時時中斷。

『我父親參加抗日聯軍，在趙尚志部隊裡當指導員——就是馮主席在會上講到過的潘指導員。（台下的喧鬧聲靜止了）他給日本鬼子殺害了！要是蔣介石不把東北送給日

本鬼子，我的父親死不了。我要替父親報仇！回去就參軍，還要動員兩名。」

手掌拍紅了。心燒紅了。

主席發勁止住喧嚷，用嘶啞的聲音宣讀由主席團倉促擬定的誓書：

『爲了保護我們窮人翻身所分得的土地、房屋、牲口，打垮反動派蔣介石的進攻，全體農工代表同意成立趙尚志團……』

簽名的時候，幾十個代表湧上主席台，蓋沒了台側的長桌。在一張張寫着數字和日期的紙上，他們蓋上了方形的，橢圓形的圖章，按上了圓圖的，鮮紅的手印。——他們要在半個月裡面動員一千一百四十名機實年青的好農民，建立起一支人民的部隊，光榮而響亮的部隊——趙尚志團！

這已經孕育的趙尚志團，當它誕生以後，將在趙尚志將軍堅持鬥爭的地區——珠河，和十萬翻身農工站在一起，守衛着他們的家鄉和土地，生命和自由，決不讓天地再倒翻過來。

註一：韓志讓在農工代表大會後，即被人民選爲元寶區區長。

註二：孫萬芝也在農工代表大會後被選爲密峰分區區長。

手 稿

在馮仲鑾主席和哈東分區政治委員張池明同志講話之後，第三個上台的是烏吉密太平溝代表楊青山。他一頭銀髮，用低低的却是喜悅的音調講話：

『從前這是省長縣長講話的地方，哪能輪到我們窮人開口！如今我也能到這個台上講話了，呵，呵，天翻過來了呀！』他笑，露出缺牙。但是他仍然十分拘束，兩手總覺沒處安放，話句常常中斷。他講了一個鐘頭，傾倒出往昔的痛苦和翻身後的喜悅。『……我租了二畝地種黃菸，捎帶種上些洋姑娘。說是地要歸我了，問我要不要。我說怎麼不要呀！後沿我把洋姑娘拿出來，給兒童團、工作隊同志一塊兒吃了。黃菸給了農工聯合會作補助金，我一個人要不了這許多呵！……再一說，工作隊同志幫我收割，攢劈柴，不吃一口飯，不喝一口水，這爲的是什麼呀……』

第二天，當元寶區的老韓頭報告他怎樣動員青年參軍後，楊青山又自動上台講話。這一次，他的聲音高亢。他說：

『國民黨反動派要來，我就和他拚。我六十多了，抗不了大槍，我家裏有一掛車，一匹馬，我想把車馬賣了，能賣一萬五，再買條菜牛。我要把這一萬多塊錢買枝短槍，革命到底！』

晚上，原來是太平溝的自衛隊長，現在當了警衛員的狄真特地到代表住的旅館去看他，他對那個青年說：『怎麼我一上台，毛主席總對我笑呀！』

在給獎的時候，由縣委書記賈嵩明同志授獎。第三個叫到的名字就是楊青山。賈嵩明同志雙手給他一面『老當益壯』的紅旗，接着又遞給他一個紅綢包。這裏面包的不是別的，正是一支手槍！

沒有一次鼓掌這樣長久，沒有一次鼓掌這樣響亮。

楊青山接過紅旗，接過紅綢包。右手捏着紅綢包，兩手抓着紅旗的下角，站到毛主席的像下邊。

台下代表們凝視的眼睛都看到：那面紅旗抖顫着，那個紅綢包抖顫着。

選舉

珠河農工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進行到最後一項：選舉縣農工聯合會委員。

兩天前，各區代表團經過討論，已經把他們區上成份最好，歷史最清白，領導翻身鬥爭最有功勞，最能爲衆人辦事的人提交給主席團了。

當主席宣佈了候選人的名單和選舉方法以後，二十四位候選人就被不間歇的掌聲送到台上。他們擠着，排成一條線。有半數以上，棉襖和棉褲都打上補釘。有一個肩上和脇下都露出黑色的棉花，這是馬延區的王秀明。

代表們辨認着他們。有一個時間台下聽不見嘈雜的私語。

剛宣佈介紹候選人，右後排站起一個代表：

『我們鐵路工人要求選舉代表參加縣的農工聯合會。』

得到同意，他提出一個名字——陳雲海。接着另一個工人代表也提了一個。經過附議和簡單介紹，於是候選人增加了兩個。

先是亮珠區介紹。被介紹的那個候選人就在介紹時單獨站出來。第一個站出來的是閻德海，他曾經作過怎樣配合軍隊打胡子和起賊的報告，大家都認得他。接着第二個、第三個，其中也有的作着自我介紹。代表們都靜靜地聽着，直到介紹王秀明的時候，介紹人指着他說：『他當了二十三年勞工！』台底下才同時發出驚嘆的聲音。介紹到從沒作過報告或講過話的候選人，代表們特別注意靜聽，有幾個還拈過抽煙的紙片來記。

介紹完候選人，主席問：

『大家說：該選舉幾個檢票人呀？』

『一區一個。』幾個聲音同時提議。

八個檢票人走到台上，台上忙起來了。三張桌子拼接起來，加上四條長椅，排成一個梯形。候選人都退到桌椅後邊。在每個候選人前面都放上一隻空碗，碗底下壓着一張紙片，寫着名字和地區。一盤黃豆從台後托出來，頂上的豆子滾動着。

『代表們都退出去！一個區一個區進來，不要亂！』主席大聲宣佈。然後重複一遍選舉的辦法：『每人發十三顆豆子，要選誰就在誰的碗裏投一顆，可不能在一個碗裏投兩顆。——哦，先把人歇準呀！』

『早歇準了。』是一個婦女的聲音。

人湧出去，會場空了。候選人莊肅地站立着。

檢查人分了工：兩個在門口分發豆子；六個人在台上檢視，其中兩個兼管投票人的上場和下場。他們自己先投了票。

喇叭和笙簫細樂一齊響起來。投票人排成單行從左門走進會場。

『歐華人啊，別一下投兩顆。』主席又一次囑咐。

『哪能投兩顆啊，不是兒戲事呀！』前五名中有人回答。

一個中年漢子首先上台，他把頭伸到桌上，辨認着每個候選人的臉。他緩慢地從桌椅排成的梯形陣前走過，小心謹慎地放着豆子。第二個是個老漢，在放第三顆豆子的時候放得猛了一點，豆子跳出碗外，從桌上滾落地下，他趕緊彎腰去找，在椅子腿跟前找到它，這才呼出口氣，輕輕地重新把那顆豆子放到那隻碗裏。

開始，後一個投票人等前一個上去六七秒鐘才上台，慢慢地變成一個緊接一個了。台上投票人之間只隔着一半步的空隙，兼顧上場的那個檢票人不住聲地喊着：

『慢一點！等一等再上！』別的檢票人從投票人動着的肩膀上望進去，看有誰違犯規矩沒有。可是每個投票人都細心察看着候選人的臉，或者低頭看一看紙條，才投入一顆黃豆。走過一兩個碗。又投入一顆。

一個黑衣白褲的年輕人走到下場處，手裏還剩下一顆豆子。他站定，重新往每個候選人的臉上掃了一遍，依舊望着那顆豆子走下短梯。

喇叭手鼓起兩腮，半仰着頭，瘋狂的吹着銅管，把人心吹得更熱。

投票人從左面上台，從右面下台，挨次坐在右排、中排、左排，座位又快坐滿了。在二十六個碗裏，有的薄薄鋪了一層豆子，有的快到半碗。

左門關上了，輪到候選人自己投票。最左面一個走出去，投完豆回歸原位；第二個走出去……有幾個代表胸口貼在台前橫欄上，凝神地看着。

候選人都下了台，歸入他們各自所屬的代表席。

唱票了。兩個人一組，一個數、一個看，一共分了三組。剩下的兩個用本子記。第一個碗裏的豆子數完了，唱票的喊：

「孫萬芝——一百七十八票——」

聲音不够大，底下傳來責問：

「孫什麼？大聲一點，我們要記一記呢！」

唱票的提高聲音，又唱了一遍。在前面幾排，好些人在用鉛筆記着。不時有人發問：

「誰？啊——？」

「多少？」

揭曉的時候，記的人又增加了一些，台上也能聽見鉛筆觸紙的沙沙聲。

在十三名當選人之中，有從沒講過話的王秀明，有作自我介紹的朝鮮農民金德秀，30
席次排在最末後的鄂文寶也以一百四十六票當選了。

有人提議再增加兩名候補的，於是由工人代表提出的陳雲海也當了選。

喇叭聲隨着狂烈的掌聲又一次瘋狂地吹起來。十五名由群眾點定的新狀元，全縣農
工的領導人上台了。他們肩靠着肩，臂膀碰着臂膀。

婦女代表湧上去，從旁桌上拿起大紅花和大紅綵帶，走近這十五位群眾領袖身邊，
把紅花扣在他們的衣襟上，把紅綵帶斜繫在他們的腰肩上。

孫萬芝從行列中走出，方臉盤上刻着莊嚴的神色。他朗聲宣誓：

「我們被大家選為縣農工聯合會的委員，我們願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忠心為窮
人辦事！……」

在他後面，十四個人豎起十四支胳膊，嚴肅地、大聲地、清楚地應和；

「……我們願意在共產黨領導下，忠心為窮人辦事！……」

他們緊接着又應和孫萬芝：

「不私自，不腐化，領着大家翻身到底！永不變心，永不動搖，堅決革命到底！」
台下靜悄悄的。幾百隻信賴的眼睛盯在宣誓人的臉上。

宣誓一畢，孫萬芝忽然兩手撐着桌子問：

「從前有句話叫做『餓不死窮漢，富不了胖漢』現在該怎麼樣來說？」一個尖銳的，堅決的聲音在台下震響起來；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打不垮反動派，窮人翻不了身！」

「對啊！」孫萬芝舉起捏着拳頭的右臂；「我們窮人要齊心一致，打垮反動派！」口號聲，鼓掌聲，喇叭聲，像狂風暴雨猛雷一樣地擰成一片。

十五個戴着大紅花、披着紅綵帶的全縣十萬農工領頭人，一個一個走下台梯。又和代表們一起步出會場。

在門口，在廣場上，三千多名等待已久的城關區群眾，和持着紅旗，執着紅纓槍的青壯少年，進出了歷久不息的慶祝的歡呼。

一九四六。

十二月

趙尙志團的組織者

會 見

珠河農工代表大會後的第六天，在會上首先提出建立趙尙志團的韓志禮到縣上來。這天晚上要開各區工委書記聯席會議，好些人坐在我的房子裏，談着工作，噙着葵花子，房裡亂糟糟的。韓志禮一進來，我只說了聲：『你來了！』就讓他獨自坐在炕上。

過了一會，烏吉密的楊青山進來了。他披着一件黑色的破棉大衣，腰裡別個小手槍，紅綢的槍穗子拖到膝蓋上。這兩件東西我一看就認識；槍是大會獎給他的，紅綢就是當時的包槍布。

楊青山發現坐在炕沿的韓志禮，露出缺牙，歡歡喜喜地說：

『啊呀，老韓頭！什麼時候來的？』

老韓頭搶上一步，攥住楊青山乾枯的手，把他拖到炕上：

『老楊頭！開會來的嗎？』

『送新戰士來的！』老楊頭笑吟吟回答。

『嘿！你們送齊了嗎？』老韓頭顯然吃驚了，往前湊了湊，那支半跪在炕上的右腿壓着對方的大衣角。

我抓給他們一把葵花子，放在炕旁桌沿上，說聲『吃吧』。他們好像沒聞沒見，只管談着。

『這回送來五十三名。咱們安寨村三個圈子送來十九名。開會回去我沒敢歇，太平溝、北圈子、西圈子，見天打轉轉，跟他們宣傳。——這成立趙尚志團不是爲的咱們大家夥嗎？』

『那是呀！』老韓頭接着說，把另一條腿拉到炕上。

老楊頭也伸上一支腿，現在他們面對面坐着了。僵僵着腰，構成個半圓形。

『我就一層一層給他們講道理。學着你在大會上講的辦法。』

『噯——，怎麼能說學呢。』老韓頭謙遜地說。論年歲，一個五十八，一個六十五，老韓頭要短七歲，何況他確實不是做裡做氣的人。房子裡充滿談話聲、笑聲和嗑葵花子的聲音。但對他們兩個來說，這些聲音好像隔着一道厚厚的牆壁。

『我說：「一個癩子打得過打不過一個壯漢？你們估量估量。」』老楊頭說到這裡停住了，看了一眼老韓頭。見對方粘着癩子不說話，就自己說下去：『他們想了想，說：「打不過吧。我就說：『我老楊頭好比一個癩子。蔣介石有美國人捧腰，手裡有洋槍洋炮，好比一個壯漢。憑我老楊頭這個癩子打呢，大概打不過。可是五個壯漢，十個癩子打得過打不過呢？』這回大家都嚷起來了：『打得過！』我說：『好！一個年輕人拿上一桿大槍就頂個壯漢；婦道孩子拿上個木耙鐵剗就頂個癩子。你們年輕人去參加軍隊，拿上大槍。蔣介石要來，壯漢，癩子，五個十個一起上。人多勢衆，心齊力強，三個蔣介石也叫他翻三個！——我就是這麼跟大家夥說的。你看行不行？』』

老韓頭不說行，也不說不行，連連點頭。

老楊頭眯起眼睛，顫動着薄薄的紫色嘴唇：『這就動員了十九名小伙子。臨走的時候，我炒了四個菜，擺了一桌席。我給他們一個個斟酒，對他們說：「這酒是咱們糖房裡製的酒，今天拿在我手裡，喝在你們嘴裡，可就成了狀元紅了。」……』

『說得切！說得切！』老韓頭這回佩服地大聲說了。

『我接着又說：「有句古話叫先苦後甜。咱們窮人受了半輩子苦，大口子吞黃連也不敢停一停。共產黨八路軍一來，咱們算是嘗到了甜味。這回子你們參加八路軍，風裡去，雪裡來，泥地裡跑，槍子縫裡鑽，清苦是清苦，可往後打走了反動派，革命成了

功，一個個騎着高頭大馬回家，那時候這股甜味呵，比蜂蜜還甜，比扛白糖還甜。人總要找個根子靠，靠共產黨八路軍這個根子，比靠鐵柱子還牢固。有共產黨八路軍就有你們的好日子。上面叫你們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切莫三心兩意！——好！喝吧！」老楊頭作了個斟酒的姿勢，就把話煞住了。

老楊頭的越來越高，的話聲已經把房裡的人吸引過來。他一說完，見別人都在望着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他低倒頭咳嗽幾聲，向拈着鬚子的老韓頭發問：

「你們元寶區怎麼樣了？」

「我們區上呵，一呼嚕就有五十來個人報了名。」老韓頭精神抖擻地說。

「送來了？」

「我們想等到湊齊了一連人再送。我到縣上來就是來問問有軍裝沒有。有軍裝就拿去先讓他們穿上，整整齊齊一齊來。」

老楊頭張開缺牙的嘴，正想繼續問些什麼，烏吉密的一個遊擊隊員進來通知他，說是去哈爾濱的火車已經到站了。

「老韓頭！我回囉。回去還有事。」老楊頭從炕上拉下腿。老韓頭和他一同站起，兩個人在炕頭緊緊握了次手。可是老楊頭一出門，老韓頭也跟出去了。我也隨後跟出去。走到大門口，他們兩個又握了一次手，老韓頭這才說：「下次見面再細說吧。」他

的話調裡含着悽喪，這自然爲着他沒有盡情向老楊頭報告他的工作。

當天晚上，烏吉密區工委書記老奚講了一件事情：老楊頭在大會期間曾經問過別人：『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那裡能買到？——我花三千元也買！』後來不知道怎麼一來，居然弄到了兩張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半身像。他把像片嵌在鑲着金邊的鏡框子裡面，掛在牆上，每天早晨總要細細看一遍，這才到各個屯子裡去講道理——白天和老韓頭講的道理。

第二天，飄着小雪花，老韓頭心急著回去了。十二點鐘光景，火車的汽笛聲叫過不久，老楊頭又在我的房子裡出現了。他又送來一個二十歲的莊稼漢，這個人是他的外甥。他問起老韓頭，知道老韓頭回去了，有半晌沒說話。趕下午，他又一個人乘着火車趕回烏吉密。

牽牛

又過了一天。五號下午。我剛進飯堂，端起碗扒下第一口飯，有人叫了一聲『周秘書！』我的眼鏡上的水汽還沒消盡，模模糊糊看見有個人走到飯桌旁邊，隨後遞給我一捲紙張。我用袖口揩去眼鏡上的水汽，這才看清楚那是個低矮瘦小的老頭子，有點面熟。他的右手執着一面紅錦旗，正中間貼着『光榮村』三個白布剪成的大字。我馬上想

起來了；他是慶有屯的農會主任李懷金。他曾經在農工代表大會上宣佈過；慶有屯只有十八戶人家，有兩家還沒有年輕人，他回去要動員五名青年參加趙尚志團。大會除了獎給這面錦旗以外，還獎給全屯一條牛。

我先給他找了一付碗筷，安排他到另外一張桌上吃飯，然後展開這捲紙頭。紙上用歪歪斜斜的墨筆字寫着好幾個名字，每個名字底下都有簡單的履歷，還蓋着一個寸半見方的大紅印：『珠河帽山區慶有屯農工聯合會之印』。

我粗略地看了看就低頭吃飯。剛盛了第二碗，李懷金走到我的飯桌旁來了，嘴裡嚼着最後一口飯。

『看了嗎？周秘書！你看怎麼樣？』

『看了！看過了！』我不明白紙上寫的是什麼意思，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他從桌上撈起那捲紙，找了一會，指着一個名字給我看。

『這個臧福林沒娶媳婦。長得精精壯壯。比你高半個頭。』

我仔細看着臧福林的履歷，寫的是：『幼年家貧苦，未能讀書，至十二歲參加趙尚志名下作兒童團隊長一年有餘……』還沒看完，李懷金的手指又移到另外一個名字上。

『這個孫士武老早就想參軍了，這回算遂了心願。』

我明白了，這是一張新戰士的名單。我急忙問：

『他們都來了嗎？』

『他們七個都來了！』

『他們在外面等着？先讓他們進來吃飯！』

他的一臉皺紋都擠縮了。扁臉笑得更扁，好像一張盤亮。

『我一來就把他們交到縣上了。怎麼能讓他們在風地裡站着呢！他們要沒安置妥，我能有這份心思到這裡吃飯？』

『那就把這張名單也交去呀。』

『名單一起交了。這是先寫的一份，給你參考參考。』

我的碗裡不再冒氣了，他的談話興趣還是十分高。我拉了他一把，『到我那邊去坐吧。』就端上飯碗引他到了辦公室。

他在電話機旁邊坐下。那面錦旗攤在膝蓋上。

『你們屯上超過了兩名，真是「光榮村」呀！』我真心地說。

『噠，噠，那是大家願意呵！』他笑着，擺弄着旗角。

想起前天老楊頭的談話，我問他：『你回去是怎麼動員的？』

『我早先是炭窖上的。』他答非所問地說起來：『炭窖在花拉子的山溝溝裡。窯裏有個夥計。那時候團子全給鬼子燒了，十幾里地的山溝只剩下那間炭窖。有一天，那是

剛吃上新鮮土豆子的時候，吳縣長，趙尙志部下的吳大麻子就悄悄溜進來啦。我吃了一驚，趕緊讓那個夥計出去望風。吳縣長年歲比我大，他要活著恐怕快平六十啦。他說：「老兄弟，有什麼吃的嗎？我帶了十六個弟兄，有兩天沒吃米粒啦。他們年輕人頂不住。」幸得庫裏有小半袋麵粉，準備過中秋節吃的。我就把麵粉全和上，忙手忙腳烙了兩爐子餅，也顧不上是生是熟，用麵口袋一裝，跟着吳縣長就往山上走。走了一陣，只聽見底下「哇！哇！」傳來一片響。我恐怕是來了搜山部隊，往下一望，總有三兩百鬼子，由國奴帶着路奔進溝來。「快走！」我推了推吳縣長。轉到山背後，就見大石頭背後跳出十多個人，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吳縣長接過麵口袋，給他們每人三兩個餅——自己一個也沒拿——，向秋皮屯那個方向奔去。這以後我再沒有見過吳縣長。我把麵口袋圍在腰裏，等底下沒有聲音了才回到窩裏。一看，我那個夥計給打得鼻青眼腫，黏在炕上直哼。他說國奴引着鬼子進窩查問，問有「土匪」沒有。他說沒有。國奴又問我到哪裏去了，他說担炭上街去了。國奴不信，按定他就打，他還是一口咬定是上街去的，國奴才領着鬼子走了。他流着眼淚對我說：「我拚死也不能說實話呀！」——我們溝裏的老蔣帶心實，跟定了趙尙志就死也不肯向！」

他歇了口氣。我正想把話題引轉來，他又說下去了。

「今年正月二十九，中央胡子進了慶有屯。他們進屯就嚷：『中央軍來了！中央軍

來了！」見什麼搶什麼，衣服被子搶了個光。馬也牽走了好幾匹——現在三四家才合一匹馬。有兩個老爺子，一個叫孫常，一個叫朱金科，搶的時候攔了攔，就給胡子用槍毆死了！」

屋裏靜默了。爐火烘烘響着，偶爾發出噼剝的爆聲。

『我到死也記得！』他突然爆出了一句。然後放平聲氣：『開了會回去我就在屯上給他們講這兩件事情。我說：『你們看見了上回胡子搶，就是看見了蔣介石中央軍！現在國奴又要領着外國人來燒房子，打受苦的窮老百姓了。年輕人該不該抗起大槍保家鄉？這份責任年輕人担当誰担当？』』

我這才發覺坐在旁邊的那個老爺子，不但熱心，認真，而且是個好的宣傳鼓動家。我正想把這個感覺告訴他，他的低而清楚的話聲又響起來：

『當時有個十五歲的孩子，小名叫雙丁的，他也站起來說：『我也去。』我見他比我還矮兩指頭，就勸他：『你還是先參加兒童團，學學軍歌，明年再參加吧。』還有個平時愛看牌的也要參加，我一想，趙尚志團的人可要好莊稼人才行，沒讓他來。』

電話鈴在我們中間響起來。我拿起耳機，和對方講了一陣，靜了心，準備繼續聽他講話。他却望了望玻璃窗外暗下來的天色，站起來說：

『我走了。』

『今天就回嗎？』

『明天回。你們挺忙的。』他走到門旁，突然轉過身子：『他們問起那頭牛，怎麼說好。』

『牛？』

『牛還沒牽走呢！』

我想起來了。作為獎品的四頭牛，其他三頭都在大會後兩天領走了。剩下獎給他們屯上的那條牛，打過兩次電話給蜜蜂區政府，要他們派人來牽。却總沒見人來。他今天不提我，我倒把這件事情忘掉了，於是我抱歉地說：『我還當牽走了呢。』

『那裡！』他理直氣壯地說：『人沒有送齊，好意思上這兒牽牛嗎？』

『明天走的時候來牽吧。』

『牛在哪？今天就牽走吧。』

『明天牽不是更方便些？』我確實是替他打算：牽來牽去不是挺累贅？何況那條牛還帶着個牛崽子。

『今天牽！』他固執地說，又在原位子上坐下了。

我奇怪起來。但當我看到那張浮着焦急神情的長滿皺紋的臉，那雙藍色的開裂的手背；想起他說的「三四家才合一匹馬」那句話，我完全明白了。我馬上寫了個條子，讓

通訊員領他到縣政府去。

過了一會，從窗玻璃中，我看見李懷金牽着一頭大母牛——牛角尖端比他還要高一點的大牛，後面隨着一頭蹦蹦跳跳的牛犢，循着灰白色的大路慢慢走去。執在他左手中的那面紅錦旗，在暮色中已經變成醬紫色了。

公·總

後一天，城關區工委書記老張通知我，要我明天早晨十點鐘到電燈公司廣場上去參加參軍大會。我想到仁愛分區農會主任鄂文賓，曾在農工代表大會上講過：要讓自己的大兒子參加趙尚志團。他的二兒子在武工隊，小兒子在兒童團，大兒媳在婦女會，爲這大會獎給他一面『革命家庭』的錦旗。昨天，得到『光榮村』錦旗的慶有屯是光榮地超過任務了。那麼得到『革命家庭』錦旗的鄂文賓家怎樣了呢？他家的大兒子願不願意到趙尚志團來呢？

第二天早晨十點差一刻，我就披上大衣向電燈公司走去。天是瓦藍的，風勢大而順利，家家煙筒上冒出的煙向東南方飛奔着。

好幾個分區參軍和歡送的隊伍陸陸續續湧來了。花花綠綠的秧歌隊和高蹺隊在隊伍前面扭擺，笙簫喇叭在隊伍前面吹奏。從打在隊伍最前面的每一面大旗上，我沒有見到

有一面是繡着『仁愛分區』的字樣。

我沿着街道走去。在三條大街交叉點，一支隊伍過來了。打頭的那面旗子給風捲成一團，嘶啦啦響着。接着是秧歌隊，吹鼓手，於是來了馬隊。第一匹馬上騎着個臉孔吹得發紫的青年。第二匹，第二匹馬上呵，却是個穿着素藍旗袍的少婦。這兩匹馬都是高大的洋馬，昂着的馬頭比我的頭頂高出兩寸。我認出牽第一匹的就是區工委書記老張；牽第二匹馬的是城關區張區長。

這兩匹大洋馬打我身旁擦過。我聽見左側發出一聲讚嘆：

『真是革命家庭呵！』

我明白了。側轉頭，見是個滿臉長着麻子的中年漢子。我故意問他：『那個婦女是誰呀？』

『郭會長的大媳婦！頭前那個是郭會長的大兒子。結婚才一個多月。真是革命家庭呵！』

說話間馬隊過了一半。我趕緊數了數，不算郭家夫婦，一共是二十四個人，排成十二個雙行。

『你認識郭文賓嗎？』我問那個麻臉漢子。

『怎麼不認識？別說我是仁愛區的，城關區的人多半認識他：早先他在這街上趕過

八九年車。鬥爭壞蛋時候頭幾次沒露臉，一露臉可是個鐵面無私包文正，軟硬不吃，針線不食。」「……

在區公所辦公室裡，我找到了鄂文賓。辦公室裡，擠滿各分區的農會幹部。意外地，在十來個婦女羣中，我發現了鄂文賓的大兒媳，他正在低聲跟另一個少婦談話。那麼她還是婦女會的幹部了。在這些婦女當中，她長得最高。

我想跟鄂文賓好好談一談，就在他身旁擠下，先問了問他的大兒子和媳婦的名子。他告訴我大兒子叫鄂吉逵，二十二歲；大兒媳十六歲，叫汪桂英。我正要再問，他們的會議開始了，我只好收起本子。

開大會的時候，鄂文賓被舉為主席了。他站到前排一張長桌上，講了講成立趙尚志國的意義，就談到他自己：

「我從安東鳳縣帶着老婆和兩個孩子到珠河那年，正碰上事變。那時候我田無一壇，房無一間，出了幾年勞工，趕了九年車。我今年四十一，三十六歲那年，我的老婆給特務李成九打了一頓，三天沒吃飯，一口氣接不上，死了。我拖着三個孩子，好容易把大的養成人，他又到哈爾濱奉仕去了。去年我給大兒子說定了老金家的閨女，請媒人，買彩禮，花了五六百塊錢。眼看着親事定妥了，誰知老金家打聽到我家窮，嫌窮，悔了親。我向誰訴去，怨自家窮呀。後手八路軍來了，大兒子不要奉仕，從哈爾濱回來，

一家人團圓了。工作隊一來，我分到房子分到地，當了農會主任。老金家就再三托人來，要送她的閨女給我大孩子結親。我不要！我鄂家人窮志高，你老金家再送十次我也不娶！於是他說到他的大兒子跟老汪家的閨女結了婚；說到他忘不了本才讓大兒子參軍；說到今天參軍的都是窮人家的子弟，一定要堅決用槍桿保衛家鄉，打垮中央胡子的頭。

鄂文賓講完話，修一個連隊的趙尚志團子弟兵入席了，坐滿六長排桌子。鄂吉運消失在這羣披紅戴花的青年羣中，我費勁也沒有找見他。穿着素藍色旗袍的汪桂英也消失在人叢中了。我等待着家屬講話這一程序的來到。——老張曾在匆忙間告訴我，汪桂英是要第一個講話的。

當黃沙沙的日頭快要到屋頂的時候，司儀的到底報告到家屬講話這一項。汪桂英突然在前排桌子上出現了。跟她一起出現的是鄂吉運，——他站在旁邊一張桌子上。

汪桂英有點羞怯，她的被吹得通紅的臉上彫着快活的微笑。她說了一句，聲音很低，好像是『今天我送我丈夫參軍！』人羣向前踉蹌過來，旗子在空中晃動。她停頓了好一會，才張開口：

『今天我送我丈夫去參軍！』她笑了，却不是羞赧的笑。她又停頓了一會，說：

『我送我的丈夫參軍！爲革命！……』聽不見了。

看樣子她是講不出別的什麼的，我有點着急，這着急在擠在最前面的人們的臉上也能找到。汪桂英却笑着。這時候，鄂文賓跳上桌子，抱歉的說：『我的兒媳婦嘴笨，……』

底下有人打斷他的話：『把你一家人都讓我們看看！』

經過一陣混亂，鄂文賓的第二個兒子和小兒子也站上桌子。前者揹着槍，穿着黃軍裝，後者比他二哥矮一個半頭。他們一家五人平排站着：鄂文賓在中間，大兒子和女兒在左邊，右邊是老二和老三。

鄂文賓往左偏偏頭，往右偏偏頭，繼續說話：『我在大會上報了名：讓我大兒子參軍。下來一想，這事情不是我命令一下就成的，總得他自己願意。開完會回家，我對他們一說，老大願意去，老二沒說的，可是扯腿的人來了。……』

婦女會的四條方針：『參軍別扯腿，家庭別拌嘴，生產多勞動，組織縫洗隊。』馬上在我腦子裡跳出來。『扯腿！』我就斷定剛才汪桂英說不出話是為什麼原因了。

『他來扯腿了，』鄂文賓往左看了看，『我的小孩子。他哭起來，說：「二哥在武工隊，你一天到黑不在家，大哥再一走，挑水、推磨、劈柴都要我做，我做不了！」我一尋思，這話倒有道理。可是老大要不去呢，我只有跳螞蟻河了。我低倒頭說不出話。這時候我的大兒媳說話了。她說：「三弟！讓大哥去！我也是窮人家出身。水也能担，磨也能推，柴也能劈，家裡的事由我操作，你安心念書吧！」她一說，老三不哭了，贊

成了。」鄂文賓正要往下跳，忽然又豎直腰，對着左右的兒童團，指着他的小兒子，認真地說：

「你們千萬，千萬不要學我小兒子，千萬別扯腿呀。」

大旗，錦旗，小的紅色三角紙旗，各色旗子都晃動起來。汪桂英這時却跟站在對面的一個女人講話。她原來不在最前面，不知什麼時候擠上來和汪桂英談話的。

鄂文賓和他二兒子、小兒子跳下桌子。老三隨手從桌上抓了把葵花子，鑽到人叢中去。對這麼小的孩子就責他『扯腿』，我覺得鄂文賓說得太重了。但是，無論如何，他是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在會上講了，我可以不必再去掙取他的繁忙的工作時間了。

我滿足的從會場左側擠出去——那邊人叢比較稀薄。快到門口，我又遇見了那個廝臉漢子。「你也來了。」我隨口招呼他一聲。

「沒開會我就來了。——剛才鄂會長講的還沒有講全。」

「呵——」我煞住了舉起的腳步。

「鄂會長的兒媳不是婦女委員嗎？有兩個婦女不大肯讓丈夫參軍。她知道了就勸她們：『放心讓你們的丈夫去吧。看我，結婚不滿兩個月就讓他去了。參軍不好我肯放他走嗎？』她一說又說來兩個。古話說得好：『家興出賢良！』鄂會長有這麼個兒媳婦，真是好福氣。」

我不禁回望了一眼，汪桂英仍舊站在桌上微笑。旁邊站着她的丈夫。在回來的路上，突然奇特地泛起一個問題：如果娶來的是老金家的閨女呢？

一九四七。

一

新炮手

砲車在厚雪地中行進。被寒氣遮掩的星星，閃散着暗淡的微光。在新劃出的兩道深跡後面，砲手們緊緊跟着砲車。

像別的砲手們一樣，二砲的砲手緊緊跟在二砲後邊。他們心裏燒得火熱，一砲手孫國指把帽耳結起，一會耳朵凍麻了；放下帽耳，一會又覺燥熱難忍。三砲手周子揚渾身是汗，他渴望着報仇；他的大哥出生才三四個月，就給地主摔死；他的兄弟在德惠戰陣中光榮犧牲。他現在用渴求的口氣自言自語：『這回千萬能打上才好。』

『在後方訓練兩個月啦，袖統裏是貓是虎，這回該見分曉了。』房誼章接上了話。他家七月間來人，說是家裏分到一垧多地，吃穿全不愁了。他專心學着技術，他是五砲手，又是候補二砲手。

二砲手張廣財却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第一次打靶，打得準打不準呢？』
二砲的砲手們都是新手，都是一年前才參軍的翻身農民。一個多月以前，部隊進行

了挖苦根的教育。這以後。他們時刻盼着打仗。在行軍中遇到困難艱苦，就咬着牙說：『這困難是蔣介石給的！』『找蔣介石算賬去！』這晚上他們邁過三嶺陡坡，在少人走的雪道上跋了六十多里，到達目的地，每個人的棉衣棉褲全汗濕了，身體最棒的四砲手王泰和候補四砲手韓福，從褲管上絞落一灘汗水。砲手們的胸口前沿，却抹上一長溜厚霜。

二砲的砲手們進到陣地附近，飛來兩顆六〇砲彈，在他們左邊二十來步遠的地方爆炸。大個子王泰驚了一下，但立刻升起一個念頭：『我到前方來幹啥？不是爲打蔣介石來的？怕啥？』仇恨戰勝了恐懼，他貓着腰，鎮定地進入陣地。

砲手們把大衣摔在地上，拿起鐵鍬、洋鎬，開始修築工事。敵人的子溜子呼嘯着，盲目地從砲手們的頭上飛過，張廣財尋思着：『早先出勞工修道是爲日本鬼子，現在修陣地爲自己，早點修好早點打，停會叫你機槍叫不得！』

大砲拉入了工事。王泰調動架尾，把砲口對準射擊目標——高聳的車站水塔。就在這上面，設立着敵人的觀察所。他們焦急地等待着發射的命令。

天亮了。透過晨光，能够望見水塔半腰上小玻璃窗的閃光。七點半鐘，期待的命令從中隊的指揮所發出：『榴彈——瞬發信管，目標——正前方車站水塔，瞄準點——水塔窗戶——×千×百，待命放——一發！』

三砲手周子揚把砲彈推進砲筒，一砲手孫國楨拉住拉火繩的一端。二排長檢查了一遍，大聲的說：『二砲好！』

『預備——放！』

第一發砲彈出膛了。現在這發砲彈打的已經不是假想敵人，而是真正的敵人，這一發砲彈寄托着砲手們復仇的渴望。然而這一發砲彈偏了。

『向右偏差五米位！』觀察所報告了彈着點的偏差，然後是『向左修正四米位』。

第二發砲彈打中水塔的左上角，冒起一陣火煙。

『向右修正一米位！』

於是第三發砲彈又帶着威脅的噓聲飛出砲膛，一陣火煙過去，水塔正中出現一個窟窿。『打中了！』『打中了！』砲手們的心震盪了，現在真正用自己的手打擊了敵人！二砲手張廣財更加欣喜，因為在後方的時候，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砲向左偏差五米位，經過這三發試射，他才真正掌握了這門砲的特性——向右偏差五米位。在彈藥室裏，五砲手房誼章吃力地上着信管，砲車長李國楨見他一個人供不上，過去幫助。三砲手周子揚把上了信管的砲彈塞進砲膛。敵人的機槍彈不時往二砲打來，打得砲前的防盾噹噹直響，打到彈藥室的頂棚上，把棚上的雪震落下來，碎雪掉在砲車長和五砲手的臉上，睜頸上，手上，他們仍舊專心擦着信管。砲車長在心底罵着：『媽的，掃吧，停會叫你當腔』

叭。」

水塔上的窟窿越來越多，有幾個窟窿洞穿透明，再也看不見玻璃的閃光，它們已經擊成粉末。水塔上的敵人觀察所給打跑了，指揮所傳來命令：『暫停！』

房誼章擰了一會信管，手就凍了。排長要他用鉗子擰，也擰了幾個，覺着不如用手好使，把鉗子放在一邊，又用手吃力地擰起來，現在他的手已經擰隨了。排長一發現，叫他代替二砲手工作。在後方，房誼章就常常留意二砲手的動作，一路上又不斷向張廣財請教，他早想試試自己的技術了。他滿心喜歡，拖着凍麻的腳，移到二砲手的座位上。

二砲的射擊目標從水塔轉移到水塔右邊的一個大地堡。房誼章把瞄準鏡中的十字交叉線的支點對準地堡，大聲報了個『好』！孫國楨一拉火，地堡附近升起一團淡灰的煙柱。第二發砲彈擊中地堡頂，飛起擊碎的木材和石塊。第三發更準，從正面的槍眼一直穿進地堡，小洞變成黑色的大窟窿。緊接着一連兩砲，都擊中了目標。從地堡右面的一所房子裏，衝出一股步兵，直向地堡撲去，原來我們的步兵在房子裏已經等待好一會了。

地堡上出現了紅旗，這是步兵佔領陣地的信號。房誼章在瞄準鏡中尋找別的目標，可是再沒有什麼需要砲兵摧毀的工事，一時躲脫被活捉的敵人，都逃進了彰武城。這羣

初上戰場的砲手，和別的砲手們一起，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砲手們現在可以舒適地吸袋煙了。王泰滿意地瞅着張廣財說：『二砲手這回不迷瞪了。真有一手。』

張廣財活潑的說：『到戰場上還能迷瞪，我把勁全用在手上、眼睛上了。』然後他用老砲手的口吻加上一句：『我還沒過上砲癮呢！』

砲手們都笑起來，掩體裏流漾着輕快的煙氣，三砲手周子揚却在這時發覺他的胳膊抬不起來了。

第二天晚飯後，二砲又出發參加攻打彰武城。

陣地在一個崗上。構築工事的時候，敵人的機槍彈比第一次密了。二砲砲手們的經驗也比第一次增多了。韓福、房誼章、六砲手姜貴、候補三砲手申殿祥去抬土，措土坯。王泰上後屯挑水，準備潑火口。陣地上只留下四個人輪替構築工事。他們先趕修工事的前沿，好擋住敵人的子彈。韓福和房誼章每次都挖回六七塊土坯，一塊二十來斤，下崗空手，上崗滿載，他們全身冒汗，把下崗作爲休息。敵人不時打過來紅色的信號彈，不到兩秒鐘，背後就跟來一串子彈。張廣財有次剛蹲下腰，一顆子彈從他背上飛過，打在後面的棚腳上；姜貴跑到火口前解繩子去措土坯，飛來一串子彈，噹噹噹打在

他頭上的防盾上。但是抬彈擋不住他們的操作，消不了他們的戰鬪熱情。他們細緻地築好工事，把砲口對準着彰武城內一家燒鍋院的紅磚大煙囪。煙囪後面是敵人的追擊砲陣地。二砲的任務就是要壓制敵人的火力。

紅磚大煙囪旁邊有個灰色洋樓的尖三角頂，目標是顯著的。在張廣財眼中，那紅色特別刺目。

還是七點來鐘，二砲開始試射。第一發跑了，敵人打過來追擊砲彈，機槍彈，砲口前面的雪飛濺起來。「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不管你砲火怎麼猛，我還是好好的瞄。」張廣財想着，修正了偏差。副教導員這時從一砲陣地過來，站在二砲陣地後面的溝中，喊了聲：「二砲把煙囪打掉！」他的話增加了砲手們的決心。

第二發砲彈碰上了煙囪，把煙囪左上角打飛了一塊。在鄰砲的轟鳴聲中，聽到副教導員喊好的聲音。孫國楨的耳朵給震得曠曠直響，打到防盾上的子彈也聽不大清了。他依舊保持着鎮靜，平穩地拉着火繩。

二砲砲口中連着飛出的砲彈，咬在煙囪中間，削在煙囪角上，煙囪的腰身越來越細，終於齊腰倒塌，溝裏的副教導員拍起巴掌。張廣財呼了口氣，但新的任務立即來到：要二砲射擊煙囪左側一百米處的目標，據估計那邊可能是敵人的山砲陣地。

一打上仗，三砲手周子揚的胳膊又不覺痛了，他比上次更迅速的填裝着砲彈。砲彈

供給不上時候，他幫助去上信管。煙囪一倒，副教導員一鼓掌，他尋思：『上級還是叫再打幾發吧！』聽說射擊新的目標，他趕緊又去彈藥室捧過一個砲彈。

可是並沒有馬上發射。張廣財在瞄準鏡中發現四棵小樹，正好擋住了標。他迅速目站起來，掂上一把鐮刀，繞到陣地前方，一直奔到小樹近前，仰面躺在雪地上，一手抓住樹身，一手用鐮刀使勁砍割。第一棵樹剛倒，『階階』打過來兩顆六〇砲彈，同時在右邊不遠處爆炸。他沒有停止，用上一把勁，又割倒了第二棵，……第四棵一倒，他就跳起來貓腰跑回，子彈追着他，噠噠噠噠，在雪上打出一個個小孔。

張廣財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二炮向新的目標發射了。

我們的砲吼鳴着，夾着敵人發射過來的稀落砲聲，指揮所的命令聽不清了。排長叫姜貴去當聯絡員。姜貴爬在稜線上，結起帽耳，豎起耳朵，聽着指揮所的口令和二炮陣地的報好聲，不讓漏去一個字，正像二砲手不漏過眼前的每一景物那樣。有一顆砲彈在他近前落下，幸虧沒有爆炸。他大聲傳達着口令，渾身發熱，忘記自己是臥在雪上。

在另一邊，韓福在匆忙地運輸彈藥，二十來斤重的砲彈，他兩手抱着四個，一回回往陣地裏送。『快放』的時候，韓福更忙碌了，他用鐵鉗啓開彈藥箱的蓋子，抱着砲彈進去，又急忙出來，有一次他的鐵鉗碰着一根樹杈子，樹杈子在他的左腿上刺了一下，他顧不得細看，啓開箱子，抱着砲彈送進陣地。他胸口上的汗直往下淌，跟姜貴一樣，

他的臉是通紅的。

砲彈一個接一個的落入敵人陣地，敵人的山砲不作聲了。二砲依然用一分鐘五六發的速度，緊咬住敵人陣地不放。指導員跑來告訴一個消息——大家期待的消息：『咱們的步兵進城了！』隨着就是『停放』的命令。

伏在砲陣地後面的步兵後梯隊，反穿着大衣，迎着中午的陽光，從雪地上撲奔過去。現在又臨砲到手們休息的時候，韓福猛覺着左腿麻漬漬的，一拉褲腿，褲管裏大腿沾在一起，他猛力一扯，發現左腿肚上有個血窟窿，自然是剛才樹枝扎的，他氣憤憤的罵着。王泰却打了個呵欠說：『這回準能睡一覺了。』孫國楨惋惜地說：『要是能進城看看地堡多好！』

x

x

x

砲兵總是很難弄清楚他們的戰果，二砲的砲手們只能從步兵的口口，知道彰武城裏的地堡都打翻了，知道有一門山砲給打得稀碎。雖然不知道那門山砲是給哪一門砲打壞的，二砲的砲手們還是滿足了，因為這總是砲兵打的。雖然砲兵沒有進城，但使步兵安全地進了城。七十九師除掉死的全當了俘虜。二砲的砲手們也滿足了。

現在，經過七八天的行軍，二砲的砲口又對準了敵人——前開家台的敵人。龜縮在那裏的是新五軍的軍部，四十三師師部和一個團。

下半夜，砲口對面升起黃沙沙的缺月，敵人的機槍兇烈地迎面射來。韓福和申殿督被派到小後方去了，別的砲手們在掩體裏面忍耐着，等待着報復的時機。

在構築工事的時候，砲手們覺着燥熱，吞吃雪團解渴。一靜下來，站在硬凍的地面，却覺着寒冷。他們蹣跚着兩腳，盼望射擊。

跟着拂曉，眼前展開一片茫茫的白霧。張廣財燥急起來，他的目標是一株樹後面的高峯堆，這目標是在晚上敵人放射三顆照明彈的時候找到的，現在樹和高峯堆都被大霧吞沒了。

攻擊的時間到了，從二砲發射出去的砲彈，好像一枚猛力擲進厚雪堆的鐵釘，也被太霧吞沒。第二發依舊找不着彈着點，打遠了還是偏差？張廣財捉摸不定。霧逐漸消淡，在第四發上，他發現彈着點冒起一股白煙，也隱約辨出冒白煙處正是指定的目標，他的心放寬了。

鄰砲震響着。二砲照準目標繼續發射。五砲手房誼章坐在秫秸上，費勁摩着信管：三砲手周子揚裝填着砲彈；一砲手孫國楨一手拉火繩，一手拉拴，讓彈殼跳到地上；每打四五發，四砲手就用洗把擦洗砲膛內的瓦斯。一切動作都照舊，但一切動作都熟練了。副教導員又走過來，望着砲手們的合拍的動作。

霧散了。近午的陽光照到砲口上。張廣財辨清自己的目標原來是一排蓋雪的平房。

在目標和陣地間，橫着廣闊平坦的雪野。

傳來『暫停』的口令。不一會，二砲手的眼前忽地出現幾個騎兵。他們衝出電子，後面成列的跟着黃色的，白色的，灰色的人羣，羊群似的擁擠着，奔跑着，六〇砲彈和槍彈的噓聲密集起來。張廣財突然聽見副教導員的聲音：『敵人出來了，拉砲打！快打！』

二砲陣地的左前側是一條大道，騎兵飛快的向大道馳來。副教導員撈過一支步槍，向騎兵射擊，砲車長李國楨一脚踏上掩體，端起步槍就打。張廣財楞了一下，閃過一個念頭：『敵人要把砲奪去了，拉了一年不是白瞎了！』他嚷着『拉砲』，跑到砲身後，面，孫國楨也從座位上跳下，和王泰、周子揚一起往後搭砲，房誼章趕緊丟掉信管，從彈藥室跑出，參加搭砲。一使勁，砲給拉出了陣地。王泰趕緊調動架尾，掉轉砲口，對準敵人衝出的目標。

騎兵距離只有三百來米，馬的顏色都看得清清楚楚。副教導員一槍打中一個騎兵，那傢伙一下跌倒雪上。

『目標——三百五十，敵人潰兵！……』

張廣財迅速瞄準好，用響亮而短促的聲音報了個『好！』孫國楨鎮靜地拉動火繩，騎兵和砲兵間冒起一股黑煙，但是沒有炸到敵人。

距離修正了，第二發砲彈憤怒地穿進敵人的步兵羣，王秦一下跳起來高聲大嚷：「呵，呵！倒了一大片！再打！」

緊接着鄰砲也擊中了目標，敵人的散兵給打散了，擁擠在一團，有的往前跑了兩步又退轉來，退轉來又擁向前去，儘在原地徘徊打旋。二砲的砲手們又一連放射出兩顆發砲彈，一顆砲彈掀翻一片敵人，雪野上增添了紅色。

從二砲側翼，衝出一股步兵，刺刀在步槍上閃爍，大衣角飛舞着，向慌亂的敵人衝去。有幾個回過頭來招呼：「別打砲了！」在別的地方也出現了我們的步兵，分成七八股兜抄過去。

停放以後，二砲的砲手們才感覺剛才處境的危險；也驚奇自己的力量：怎麼五個人就能輕易地把大砲拉出陣地？

砲手們沒有時間多想，他們被當前的情景吸引住：當我們的步兵四方八面逼近敵人，嚇昏的敵人舉手了，跪倒了，繳槍了。第一次看到敵人繳槍，而且是黑虎虎的一大片敵人，二砲的砲手們都樂得眯細眼睛，旱煙也顧不得抽了。

在歸途上，二砲的砲手們嘴唇大都乾裂。原來他們兩天沒有吃飯，喝水，儘吃炒包米，啃雪團團，上了火。可是他們依舊用乾裂的嘴唇談說着戰鬪經過，沿路打問消滅敵人和繳獲武器的數字。

第二天晚點名，指導員報告了砲手們期待的消息：

『咱們消滅了敵人一個軍部，兩個師：一九五師和四十三師！咱們苦戰了一天一晚……』指導員的話被掌聲淹沒了。『快走！趕快再打！把東北的敵人消滅完！』二砲手張廣財想。這想頭也是二砲手們——這羣已經經歷了三次勝利戰鬥的翻身農民的想頭。

一九四八，

一月

鐵的連隊

四平城東北的三道林子上，發出鎗頭着地的聲音。三道林子白天才給步兵攻佔。我們要在上面建築砲陣地。二二中隊的砲陣地是在山梁上一個孤立的大鐵架子前面。這個連隊的排長都記得前年保衛四平的情景：曾用砲火在這裡擊退過新一軍的七次進攻；這個連隊的班長和老戰士也都記得：去年曾在四平街裡轉了大半截，就是沒能拿下三道林子，沒能拿下三道林子上望得見的油化工廠。這個連隊的每一戰士都知道：自己連隊裡有兩個班長、一個砲手在去年四平戰鬪中英勇犧牲；有三個砲手光榮負傷，換得了掩護別砲安全進入陣地。然後連續進行了十幾天戰鬪，三砲還打下一架敵機。『鐵的連隊』這一光榮稱號，就在這次酷烈戰鬪後獲得的。一有新戰士進來，老同志就向他們講這段光榮戰史。因此，一宣佈攻打四平，整個連隊都轟開了：『為犧牲同志復仇！』『要把鐵連換鋼連！』『剩一條腿也要拿下四平街！』現在砲手們就懷着滿腔熱血，在控制四平街的三道林子上挖陣地。

地剛解凍，鎬頭下去，一刨一個眼。天漆黑，雷得用手摸着挖，砲手們發焦犯愁，穿着單衣還淌汗。三排副宋森泉一鎬刨在腳背上，他沒作聲，也沒停手。他猛想起一件事來，跑到砲車跟前，摘下夜間瞄準燈，朝挖的地方一照，地上泛起一縷光，砲手們的心也頓地亮了。另一個陣地上，二排的砲手也想出辦法，他們拿信管盒代替燈盞，倒上擦砲油，做成一個小燈。有了燈亮，鎬頭落得快了。

馭手拉砲進陣地後，駕着前車回去。在漆黑的道上，六班的前馬踏響了地雷，前馬馭手金仲林撞下馬來。中馬馭手楊樹貴見眼前竄起一柱煙，看不出去，眼睛發裂，鼻樑生痛，一股子水流進嘴裡，又腥又鹹，他知道自己掛花了。這時前馬一股勁狂跑，前車的輪子格格噠噠響，他尋思前面必定還有地雷，兩腿夾勁，一收韁繩，狠命勒住中馬。前馬拖不動了，昂頭站住。他這才看出馬蹬，跳落地上，到前馬身跟前一摸，摸了兩手滾水。六班長嗚呼呼趕上來，拉起他的手：「啊呀，看你兩手血！」楊樹貴傷心了：「是在前馬身上抹的！」六班長追了一句：「怎麼，臉腫了？一臉血！快下去休息！」楊樹貴擺擺頭：「我不要緊。你看看金仲林去吧。牲口我負責。」他卸去前馬的套，解下傷馬。後馬馭手要他坐前車，他又擺擺頭：「你一個人招呼不過來。」他翻身下馬，把前車安全帶回，連臉上的血也不抹一下，像平常一樣把牲口牽進馬槽，添草喂料。

觸雷的消息傳至陣地上，砲手們咬咬牙，讓鎬頭大口大口的啃起泥土。

天亮了。砲口針對着北窪地的地堡群。

砲陣地建築在土包上。三砲陣地後面有棵獨立樹，目標顯著，它和鐵架子都是敵砲的射擊圓點。土包後面是凹地，凹地固然隱蔽，但是看不出去，打不出去。唯獨土包上才能看清目標，發揚火力。所以他們寧可選擇這個「挨砲彈」，也容易叫敵人吃砲彈的地方作陣地。

敵人的砲彈兩發三發擦過來，撩到陣地後面，捲起一注注泥水；濺在獨立樹上，濺在鐵架腿上。

一顆砲彈打斷中隊指揮所的電話綫。電話員毛正興跑出掩體，一手攆綫，順着綫路找尋斷處。機槍彈、步槍彈從頭上噼噼飛過，砲彈打起一窪一窪泥水。他跑得挺快，偽裝衣給風吹得飄飄搖搖，他怕暴露目標，脫去偽裝衣揸在臂上。走到一道溝裡，他發現電綫斷了四截。溝裡儘是泥水，踩下去沒了腳脖子。地勢又暴露，子彈嵌到泥水裡，噼噼一顆，噼噼一顆。他把偽裝衣鋪在地上，爬過去接綫。接一截，爬兩步，又接一截，偽裝衣變成黑色，四截斷處全都接上。他跑回掩體，一喊，電話通了。過不幾分鐘，電綫又打斷，他又跳出掩體……一上午，他在砲火下接綫七次，半身成了泥人。

下午四點，電話中傳來發射命令。砲手們挨了半天砲，火早冒了三丈高，對準地堡，先後射出暴烈的砲彈。地堡上冒起火光，堡壁煙黑，堡肚洞穿，哇哇叫的機槍像被

尖刀插進喉管的豬，霎時斷氣。和砲手們一同忍耐好久的步兵，乘着火煙猛衝上去。抽兩支煙的時間，地堡上就插上紅旗。

地堡群右邊是鐵道，鐵橋上有個大碉堡，橋底下散幾個矮地堡。大碉堡和矮地堡裡發出機槍火，想掃退我們的步兵。二砲調轉砲口，砲彈落處，大碉堡冒煙，一個矮地堡脫皮。機槍成了啞巴。

敵人的砲彈又撩過來了。先撩過來一個燃燒彈，落在獨立樹跟前，騰起一片火光，隨着砲彈一顆顆落在火光四圍。有一發砲彈在砲前爆炸，三砲二砲手梁鳳，還坐在掩體跟前。「快進去掩蔽！」三排副進入掩體，探頭招呼他。沒等梁鳳起身，緊跟着飛來一顆砲彈，在架尾左邊爆炸，把他推進掩體，掉在三砲手劉昌福身上。劉昌福的鼻樑給一塊飛土打破，血淌下唇邊，他和郭林富、張宏德一起去扶梁鳳，沒有扶起來，梁鳳在同志們的熱手上死去了。砲手們去檢查砲，防盾給彈片打成七八處凹痕。這門砲的架尾去年在四平給敵砲摧傷，四個砲手受傷，四砲手王兆連傷重犧牲——但剩下的砲手繼續發射——這筆血賬每個砲手都牢記在心。舊仇加上新仇，砲手們眼紅了，劉昌福最先喊出：「咱們要給梁鳳報仇！除非打得咱們一個人也沒有，剩一個人就要打到底，摧垮敵人！」但是，沒有發射的命令，砲手們眼看血紅的太陽下去，眼看黑夜上升，蹙着一肚子仇氣，等待報復時機。

這晚上砲手們繼續修築工事，子彈聽聽飛來，五班副閻海旺站在陣地上邊修理，叫傅明禮進工事去挖，工事裡子彈打不到。傅明禮是遼陽戰鬪解放過來的戰士，他家住本溪，一小受窮，解放後不久，就了解現在幹的軍隊是爲窮人。人家幹活，他跑去幹。鞍山戰鬪中就會脫掉棉衣挖工事，來回搬運砲彈，這回還是脫掉棉衣幹。閻海旺喜歡他的幹勁。

在鐵架子正前面，指揮排幾個同志也在修挖指揮所的工作。一架敵機嗡嗡飛來，儘在三道林子裏轉遊。砲手們用門板擋住燈光，該拋土的拋土，該修火口的修火口。一顆照明彈照亮半空，接着掉下一顆炸彈，落在指揮所工事附近。修工事的同志震倒地上，指揮排長趙永明、電話員馬新春驚得吐了口血。趙永明爬起來，派人送走馬新春，他自己留在陣地上。馬新春回到小後方，要求留在隊上。要求沒有允准，他被送到梨樹去了。留在小後方的觀測員，立即組織起來，趕到受炸的地方，從泥土裡拔出鎗眼，順着炸彈坑，頑強地挖，挖，挖成一個堅固的工作。

炸彈爆炸時，一塊泥土飛到閻海旺身邊裂開，他躲也沒躲，邊挖邊對傅明禮說：「飛機上『盒子』仍完了，加勁幹吧。」

敵人在飛機掩護下，連續向北竄進四次反衝鋒，但每次都被我英勇的步兵擊退。打傷的將匪軍的哭嚎，砲手們都能隱約聽見。

半夜，駁手拉着木料來到。砲手們從車上卸下門板、木頭、料子。劉昌福仇氣沖天，抗木頭他抗大頭，運料子他一個人攆一塊。閻海旺的中指給料子壓了二下，上節腫起來，他不暗聲，把一塊料子蓋在掩體頂上。

掩體搭上頂蓋，砲陣地更牢實了。

白天來得好慢，這是一個陰天。早晨，部份大砲開始試射。煙柱從四平街內一條條升起。鐵橋上下的堡群內，殘存的敵人又掃開機槍。二砲根據昨天標定的方向，狠狠「前」過去幾百斤鋼鐵，步兵突擊部隊的指導員抓起耳機，喜喜歡歡向上級報告：「『橋頭堡壘』徹底摧毀了！」

三砲沒有接到射擊命令。眼看一顆顆砲彈在敵人工事上開花，砲手們坐立不安，歇一歇前方，望一望天，前方冒起十幾縷煙柱，天上，煙頭觸到雲層。雲層越聚越濃，雪花一片片撒下來了，樓房的輪廓逐漸模糊。雪下大了，砲手們的眼前張起一張大白網，空中是雪，地上是雪，砲上也是雪。雪下到天黑，下到半夜。砲手們急得躁腳大喊：「天老爺，晴晴吧，你要不下，打完仗給你燒柱香！」

一砲二砲手石永貴調到三砲頂梁風的缺。他抱腿坐在掩體裡，不想睡覺，心裡結了個疙瘩：發愁天亮看不見目標。對面坐着劉昌福。劉昌福的眼皮也合不攏來，他担心砲彈受潮，到時間不響。兩個人話也懶說。雪下到三點來鐘才停，砲手們心裡的石頭落了

地。

拂曉，四平街裡的射擊目標，那灰白的大樓，隱在大鐵架後的油化工廠，首先要摧毀的圍牆，都被砲手們的眼睛緊緊抓住了。指揮所傳來發射口令，期待結束，行動開始，劉昌福端起砲彈：『咱們要給梁鳳報仇呵！』石永貴坐上潮濕的座位，按照距離瞄好，郭林富一拉火，第一發砲彈向突破口——圍牆跟前的大地堡飛去，這一發砲彈遠了。

雪融化了，滲進陣地。駐鋤溝裡盛滿水，一發射，砲身往後一座，駐鋤溝裡的水一蹶三尺高。劉昌福的血臉蓋上泥漿。他從閻海旺手裡接過第二發砲彈，推進砲膛。

第二發砲彈還是超過地堡，測距離的是指彈排長，他見步兵離地堡不遠，才把距離增大。從觀測鏡裡，他見彈着點還遠，又修正了一下距離，這第三發，便箭直碰上地堡。接着把瞬發信管改成延期，第四發就一下戳進地堡，在地堡的肚子裡開了花。

三砲的砲口升高，對準一個紅磚窯。一排三個紅磚窯轟出平房頂外，那裡射出的火力會殺傷衝鋒的步兵。

第一發砲彈就擡上窖頂。紅土繩子銜起半屋高。郭林富一推帽沿，歡呼起來：『好！打中囉！』五班長李玉祥喝止他：『吆呼什麼！』郭林富扭頭說：『我高興嘛！——』砲打得這麼緊，敵人聽不見。『我高興嘛！』這是看到擊中目標的所有砲手們的感覺，只是郭林富性烈口快，首先喊出來而已。五班長把距離和命中數記到射擊手簿上，不再

說話。他是去年負傷砲手中的一個，他心裡實在比郭林富還高興。

第二發砲彈不偏不斜，又一頓擡上窯頂，紅土麵子飛起來，擦花眼睛。李玉祥在命中頂上加了個道道。接着一連三發，磚窯垮了一角，砲口向右移了一點。

第二個，第三個，跟第一個磚窯一樣，都吃了五發砲彈，頂上敞開大口，黑煙焦黑鋸齒。

郭林富喊好，觀測所拍巴掌。坐在彈藥室裡的張宏德聽見了，猜中定是擊中目標，嚷着：「打呵！打呵！砲彈保險供上。」

彈藥室裡鋪着厚草、大衣、毯子，砲彈和信管放在上面。地上的泥水，滲下的雪水沾不上它們，但靠在邊沿上的張宏德却渾身濕透。他上好信管，還把信管上的保險針拔出一點，解散四周的銅絲。這樣，三砲手劉昌福只把保險針一拔就行了，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張宏德帶病參加彰武戰鬪，遼陽戰鬪手指給砲片炸壞，繼續打砲。一打仗他就來勁。在彈藥室裡他半分錢也不休息。

李空升起照明彈，這是總攻擊的信號！鄰近的砲，側後的砲，拉在突破口前的砲，所有的砲都張口吼叫。砲彈擋着圍牆，撞着圍牆，推着圍牆，黃土麵子滿天亂飛。郭林富一手拉火，一手開門，再不能仔細看彈着點。劉昌福只穿一件小褂，背上冒熱氣，跳出的彈壳在他脚下堆高。每個人的耳朵都嗡嗡響，沒有人再想說話，說話也是白費勁。

八分鐘，鐵的連隊射出近百發砲彈。

圍牆緊下邊張開四個槍眼，它們瞞不過觀測員的眼睛。砲彈接着來掃蕩槍眼。兩發砲彈轟垮一個槍眼，兩發砲彈轟垮一個槍眼。八發砲彈，把四個槍眼全部掃掉。一個蔣匪軍正在端槍射擊，一發砲彈把他抵住，把他搥碎。——戰後進去看時，從殘破的肢體裡還能辨出射擊姿勢。

步兵突擊部隊衝過鐵絲網，衝過外壕，衝進圍牆，突進了四平街。

突破口上插上紅旗。照明彈升起。砲彈的射程向街裡延伸。

張宏德脫下濕氈靴，脫去濕毡襪，光着腳丫子上信管。

三砲的砲彈掉進街裡的青磚樓，樓房裡的敵人從後門逃出，鑽進一座平房，砲彈緊跟着穿透平房。……

步兵先頭部隊全部進街。二梯隊跨過鐵道，揹着炸藥箱，揹着衝鋒式，從砲陣地跟前經過。電話員在進路上迅速豎起三腳架，扯起電話綫。步兵的敏捷動作砲手們都看得一清二楚。

鐵的連隊的射程一下增加二千公尺，對準天橋。天橋上下湧擠着逃竄的敵人。一發砲彈爆炸，一羣敵人爬倒，有的擦着槍亂跑。爬倒的敵人剛起身，又一發砲彈爆炸，敵人又推推擁擁的爬倒地上。指揮排長在觀測鏡裡望見這股混亂勁，止不住微笑了。兩年

以前在保衛四平的時候，他看到過同樣情景，不過前年痛擊的是猛突三道林子的進攻的敵人，現在痛擊的却是往壘子裡死鑽的困守的敵人。

延仲射擊停止了。劉昌福把彈壳搬到砲陣地後面，裝進彈藥箱，傳明瞭眼活，也過去搬運。郭林富用白布擋住火口。石永福摘下砲鏡。張宏德第一次從彈藥室裡鑽出來，瞭望買起一縷縷黑煙的四平街。

傍晚，街裡的槍聲遠去了，馭手楊樹貴他們駕馬來拉砲，楊樹貴的臉上還留着炸傷的痕跡。砲、砲衣、鎗和鐵、砲手們，全塗上一層泥巴。電話員毛正興踩着泥漿，忙着撒錢捲線。被炸彈震昏的電話員馬新春，也踩着泥漿從梨樹趕來，他是經過再三要求才准許回前方的，可惜晚了一步。

砲手們回到後方。脫下靴，從靴裡掏出一塊塊泥土。脫下毯襪一絞，水嘩嘩直淌。三宵沒睡好覺，這一宵還是不穩當，第二天翻身起來，就三三五五站在門口，獸着四平街的方向，見人過來就打聽戰況。過來一群也是滿身汗泥的人，他們是剛打下敵人最後頑抵點——紅卅字會出來的。確實弄清楚敵人全部消滅，砲手們回去洗臉。劉昌福臉上的血跡這時才和乾泥巴一起洗掉。

越老越進步

銅樓班班長貝明福是一九三九年初春到延安來的。

貝明福那年四十七歲。他是寧波人，做過茶房，做過買賣，最後才當工人。他在上海、漢口、西安當了二十年印刷工人，講起話來却依然滿口寧波腔。他的面孔像一隻狹長的燈籠，嘴幾乎佔去五分之一的地位，經常露着黑牙齒——有一顆邊上鑲着金，笑的時候顯得格外分明，腿瘦得像兩根麥稈，走路倒非常爽朗，速度並不弱于年輕人。穿一件窄小的藍長袍，戴一頂半新舊的呢帽——他很愛護它。

來邊區以前，他在西安做工。本來他不打算來邊區，但聽說邊區是工人的老家，對待工人特別好；二來有幾個師弟師姪在那邊作工，有熟人容易照顧點。有這兩層緣故，所以高高興興的來了。

到延安一看，却完全絕了望。「這是個什麼地方呀？」他想：沒一座三層樓洋房，沒一家遊藝場，工廠也不像樣，統共不過千來個工人，機器得用手來搖……跟從前到過

的大碼頭全不一樣，這怎麼能等下去呢？悶也悶死人了。

工廠裏的設備、待遇、作風，他也看不上眼，頂看不上眼的是師父跟學徒的關係。一有機會，他就搖着頭對師弟們發牢騷：

「不許打罵學徒？嘿，這是不成的，小孩子磨心重，不打罵骨頭不會落筭。誰在學徒時候沒捱過打？嘿，依我……」

回答他的態度也使他難受：有時候是不置可否的哼哼唧唧，有時候是在鼻子內笑一笑走開去，有時候是一套跟他的論調相反的道理。事實也沒有因他不滿有所改變，學徒依舊趕着老工人叫同志，甚至直捷了當叫名字。他只有坐在房子裏嘆氣，冷笑。

好在銅模班缺乏原料，暫時沒有活做。使他有時間上城裏頭閒逛閒逛，打聽打聽市面，買塊把錢豬肉回來燒着吃，跟師弟輩談談往事，噫一噫寧波灘簍……

好景不常，隨着草發青，樹發綠，工廠擴大了，人數增加了一倍，對員明福不利的事情却越來越多了。他鎖起眉頭，心裏壓着好些不如意的事情——第一件：從城郊搬到一個荒僻的小山凹，連小飯鋪也找不到一個。第二件：成立了工會，組織了工會小組，每星期要開生活檢討會。第三件：成立了學習委員會，要上課，要開會討論問題，又要測驗，每天還得保證學習兩小時。……

他一天到晚擦着厚嘴唇，不上課也不開會，別人唱着歌去上課開會，他情願一個人

坐在陽光底下拔豬腿的毛，哼寧波灘簧，留戀着過去。

「我加入工會，是的，不過我是想工會給我一點好處呀！一個月出三毛錢會費，還得找麻煩受，多笑話。我是一根老骨頭了，還能學出啥名堂來？俗語說得好：『不識字，有飯吃；不識人頭，沒有飯吃。』我不識字，我也活過大半世！——一定要我學，我退出工會。」當工會主任勸他參加識字組的時候，他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三個月。在貝明福看來好像過了三年。實際上在外面過了三年怕還沒有變得那麼快，眼前一切都變了樣子，特別是人：從前說話吉里吉巴的，現在都能講一套道理了；從前一句話不對勁，一蹦三尺高的，現在都整講道理了。人們都團結在工會周圍，把精力傾倒在工作 and 學習上面，談話的對手都遠離開去，就是談也越談越不投機。他感到孤獨。

一個悶熱的晚上，貝明福的師姪和一個南方人爭吵起來，庭院內飛着他們的尖高嗓音。貝明福穿着汗背心從房間鑽出來，用長輩的口吻吆喝着：『都是自家人，吵什麼？給別人聽見有啥面子。』

他們沒有聽他，依舊尖起聲音爭執。他也冒起火來：『聽見哦，小鬼？有話對我說！』阿德，不許你再講，在我面前要守規矩。』

被叫做阿德的原是他的師姪，這回却沒有在他面前守規矩，反而聲音更粗了：『我

說外面的工人都受工廠老闆剝削，你說不是嗎？鬼迷住心啦。」

「誰說不是？我說……」對方的聲音帶着哭音，擡起袖管。

「誰敢再胡鬧！……」貝明福的背心沾滿汗水，他竟然沒法解決這場糾紛，他能做到的只是把身子插在他們中間。

工會主任從宿舍跑下來，問清楚爭吵的原因，不禁笑了出來，他想了想，說出自己的意見。這意見貝明福聽來不大懂，可是兩個孩子都滿意了，笑着跑跳開去。工會主任扭轉頭，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貝同志，頂好是說服他們，教育他們，光憑私人感情，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他氣得發抖，難道他們忘記了他們是他們的後輩？

他們真是忘記了貝明福是他的前輩了，不但聽從他的話，有時且還在小組的生活檢討會上批評他，根據他自己的話說，是挑他的短處。

「這鬼地方養嬌了他們。禮字給抹在腳底心上了。這鬼地方……」

他想離開這個鬼地方。

然而他終於沒有離開這個鬼地方。為什麼，他自己也回答不出，彷彿有一些值得他留戀的東西拖住他。

這或許是不要再擔心明天會被突然辭退，不要再擔心下一頓撈不到飯吃。或許是

人和人的關係有些什麼新的變化，比方人們都變得很坦直，不必費心機去猜對方懷着什麼歹心惡意，不必顧慮有什麼人會在背後中傷你。或許是生活中有些什麼東西吸引了他，比方說開會前和平時的快樂歌唱，在球場上快樂的喧嚷，說實話，他覺得看人們搶奪在空中飛滾的球，比起看變魔術來，一樣有趣。……

即使生活上有些東西吸引住他，但對於開會和上課，他還是表示冷漠的蔑視。

有一次，他偶然走過俱樂部，所長正在朗聲講課。那個不滿三十歲的年輕小夥子，沒有一點臭架子，素常對他很有禮貌，爲着這一點，他便站在窗外聽，講的什麼他聽不大懂得，只聽清楚那麼一段：『老老少少都應該學習。否則就會變成一群近視眼。年輕的青工同志要學習；年老的像阿三老頭子也要學習……』

『阿三』就是他的別名。一生氣，他走開了。一邊在肚子裏咕噥：『嘿，上課？原是先拿人來賂扯。』如果眼前的所長跟從前那幫廠長一樣，眼珠朝天的話，他一定得罵一聲『豬猡』！

雖然如此，有一門課他却從沒缺席過——時事報告。

愛打聽新聞的習慣，從小就養成了。他到過的幾個大碼頭的茶館裏，都留有他的足跡。他另外還有個外號『百事通』，就是因他肚子裏裝滿新聞舊聞贏來的。何況報告時專的工會主任是個小同鄉，口齒流利，不說整挺名詞，講的時候作手勢，帶表情，有點

像說書先生，這就更合他的脾胃了。有時候碰見工會主任，他也会自然而然的問：『這兩天有新聞嗎？』從聽新聞當中，他慢慢的也就瞭解了一些道理。

秋天來了。伴隨着秋天而來的依然是使他生氣的事情。

曾經因鬧架使他受氣的那個夏阿德，原來跟他貝明福一樣，一個字也不識。最近担任了工會的幹事，且不说會在會議上發表言論，而且忽然會寫牆報，會出沒有白字的佈告。工會主任幾次在大會上表揚他，有人還把他們兩個人的名字作對比。這使他難受、妬忌、苦惱。然而，奇怪的是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情織在中間，似乎在對他說：『試一試，你貝明福也可以呀！』

『我當然可以！』他對自己的感情冒火了：『不過不值得學。……噫，不識字我也活過大半世……』

但從此以後，心頭竟好像生長了些爬虫，每天每天啾啾着他的心：『學習呀，你貝明福是可以的。學習呀，你貝明福是可以的。學習呀……』

他沒有辦法把它們壓下去。一發燥，腦袋內便湧上許多模糊的東西。他只好拚命敲着腦壳。

一個新的希望把他從煩腦中救出來——銅模班添了一個學徒。這個學徒剛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名叫胡漢，從前是上海紗廠的工人。貝明福期望那

個南方人會聽從他的話，做他的談話對手——很久很久了；他想把滿肚子的話翻倒出來——然而，他陷入了更深的失望。

那個小夥子有一股驍直的氣質，凡事走在前頭，硬碰硬，沒一句虛話。這倒對了他的勁。餘外呢？他唯有暗暗搖頭。主要的一點在於他居然也敢勸他貝明福識字！一個新來的學徒馬上要師父做這做那，這例子他沒有見過，他立意要教訓他一頓，可是所長不也常時嘻嘻哈哈的跟工人們打球，鬧着玩嗎？他有什麼理由翻臉呢？實在，他也不好意思翻臉，對方說話的態度總顯得那麼誠意，且總揀在沒有第三者在近旁的時候。人家總不會存着一顆歹心拆他的台吧？他能因此發脾氣嗎？

想不到一個年輕人竟會婆婆媽媽的待人，你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却成天跟在你的背後說一些這樣的話：『工人是要領導別人的。不識字就會落後，倒給別人牽着走。』『年老人學起來比年輕人快得多哪，年老人專心、見識多，理解能力強。』『識了字你可以自己看報，人家不講也能懂天下大事』，等等等等。說了一次又一次，六次，七次，……他的心給說活了，但還有一層顧慮：原先對人家表明過態度，現在却要拿自己的手打自己嘴巴，人家會不會笑他說話放屁，作事變卦呢？這樣的批評他受不了，於是暫時按捺下決心。

銅模班終於在九月末開了工，他開始跟銼刀、黃銅、硝銼水作了伴。工作對於他倒

是親切的，二十多年的鍛鍊使它成爲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他總算找到了一個可信托的安慰者了。然而這中間發生了一個新的困難：向材料房要原料得寫條子，向會計領錢得寫條子，請假又得寫條子，……對他說來，寫條子恰好等于最嚴酷的刑罰。叫人家代寫吧，既麻煩別人，又得看人家嘴臉，有時人還對你笑笑，誰能斷定笑裏不含着譏諷？每達到這種情況，他肚子裏的爬虫又暗開了：『試一試呀，你貝明福也可以呀！』

十月三十一，領工資的日期，他叫胡漢寫好一張條子，擺着兩支麥楷腳移到會計室去。各股的股長都在，窘洞裏滿是健康的笑聲。會計忙着撥算盤子，把錢塞在每個領錢人的手裏，一邊嚷着：『點一點！點清楚了沒有？』臨到貝明福，他一掏袋子，嗚呀，圖章丟了！連忙回工房找，回宿舍找，上下四處再也找不到，翻轉每隻衣袋底還是找不到，他只好重行回到會計室：『圖章丟啦，老錢。給我錢吧，圖章刻好後補收條來。』

『不，不，不行，這是手續！一個管錢的頂要緊的是手續。』姓錢的雖則是喜歡喝兩杯的傢伙，但在責任上從沒放鬆過一步，即使對待素來交情不壞的貝明福也是如此。現在，他就把這幾句話重複了三遍。

『通融一下吧，總不能叫我立刻吐出一顆圖章來。』貝明福捺住性子。

『那麼簽一個字。這是手續，手續。』

簽字？怎麼行呢？他的手從沒碰過筆呀！雖則拿銼刀和鋤頭是來得的。他只有乾瞪腳。最後還是會計提醒他，叫他用大拇指在紙條的後尾捺了一個手印。

捺手印，這是恥辱呀。

當晚生活檢討會上，貝明福第一次發言了：「近來，呃，……呃，我倒想認識個字。……」

掌聲淹沒他的話尾。胡漢侯地站起，亮着眼睛：「我願意負責教貝同志識字。」

又是一串掌聲。有一陣從未有過的溫暖感情穿過貝明福的心，他不安地轉動着瘦身子，紅着臉孔。

第二天早晨，工會主任喜冲冲跑進銅模房，遞給他一本「抗日戰士識字課本」，一本報紙簿和一支鉛筆。說：「這是工會送給你的。」

工作一完，貝明福便翻開「抗日戰士識字課本」，不停歇地唸着。胡漢像個耐心的老女人，在旁邊指點着。這時候，他們的聲份與地位似乎倒轉過來。

這一期牆報出版了，有人寫文章表揚他。胡漢把文章唸給他聽。

工會主任帶着高度的興奮，在工人大會上報告他的學習情況。

人們碰見他時，向他笑，向他親熱地點頭……。

他開始懂得人家對他並沒兩樣，以前不常接近他不是爲了嫌他老或者嫉忌他的技

術，而是自己遠離開他們的隊伍。如今，他們是在快慰地迎接一個新的朋友。

離開邊區的念頭打消了。

他開始聽課，開始參加討論會，開始在討論會上發言，革命、社會、階級這一類名詞，聽起來不覺得頭痛了。他還跟胡漢訂了一個條約：胡漢要在三個月當中教他認五百個生字，在同一期間，他得教給胡漢以做銅模的一切技術。

工作和學習每天照條約進行着，一切都是順暢的，愉快的。

他能够寫自己的名字了。

他能够寫「八路軍印刷所」了。

他能够寫「我是工人」了。

他對自己寫出來的字跡發呆、發笑。

「我爲什麼不早一點學習，爲什麼呢？」他敲着自己的頭蓋骨，操着生硬的普通話，向胡漢發問；又像在責問自己。那一天他正好學會了第一百個字，攤在工桌上的大紙上歪歪斜斜塗了一大片鉛筆字。

「現在還來得及呀！」回答中透着微笑。

「現在還來得及！」是的。他有把握。

一個月過去了。良明福一共識了一百四十五個生字。他把識下的字斬齊的寫在油光

紙上，寄給堵報的編輯，另外還寫了一篇這樣的短文章：

「我現在才識字了，我以侯可以寫信結朋友了，我說你們以侯可以寫信結我，信寄到延安八路军印刷好了。寫上我貝明福的名字！同志們，你們想想看，我是多末快樂呀！同志們，大家要努力學習呀！」

堵報一出來，貝明福在堵報旁邊站了好長一個時候。他讀着自己的文章，他也吃力地唸着別人的文章。他的咧開的嘴幾乎把臉部三分之一的地位都佔去了。

十二月中旬，全印刷所舉行了一次政治總測驗，他跟一些學徒與青工同志一起參加了丙組。十個問答題中一個沒有答錯。他是十五個拿到一百分中的一個。

在年底的總結大會上，貝明福的名字第一個從所長的口中帶出來，稱他是模範的學習老將。爲着他的努力，他應該得到獎勵。

當他從所長的手中接過一面寫有「越老越進步」的紅旗時，全體工人轟出一片嘈雜的喊叫與鼓掌，歡迎他講話。

貝明福扭捏了好一會，才站在所長旁邊，用意外奮激的語調說起話來，聲音好像顫動的琴絃：

「這兒沒有人吃人的事情，誰跟誰都是親兄弟，要人學好！（揮一揮右手，抬起濕眼睛看人）……工廠不是要我們的血汗，是要我們學習！在外面工廠，哼，你就是看一

看報紙也得叫你滾蛋！（左手緊捏紅旗，向下猛力一沉）……兩個月來，我學會許多生字，學會許多新東西，我像重新投了個胎！（笑，張大闊嘴）……這兒實在是……實在
是工人自己的老家……」

第二個春天來了。貝明福活潑得像一個青工。藍球場上奔着他的瘦削身影，大聲地喊：「阿德！打球啊！」他那頂呢帽已經換成黑色工帽，配着黑色工裝，十分相稱。

一九四〇年

延安

墾區的一天

清明節，早晨。

陰沉的天覆蓋着長滿樹木的山峯。陳祕書在開始發綠的小徑上走着。他昨天晚上第三次草擬好全團生產計劃，熬到深夜兩點鐘才睡覺。清晨的濕空氣使他的發澀的眼睛清爽起來。

他是到二營的開墾區去。因為他第三次草訂的計劃仍然沒有通過——不够具體。

小徑兩旁聳立着白楊，他拐了個彎，來到解凍不久的小河旁邊。河兩旁排着白楊與榆樹，枝梢相互糾結，無盡無窮地向兩側伸延。小河的脊梁上橫着戰士們手搭的橋——一株株連梢的榆樹，像蜈蚣腳一樣地，讓兩頭攔在厚厚的枯葉層上。

陳祕書踏着枯葉層走了一段路，快到營部的時候，對岸傳來一聲拖長的吆喝：「嗨——」

「嘩！」「聽聲音像是營長？」陳祕書狐疑地自語，站住了。

透過樹隙，在一百米遠遠處，在一片展開的田野上，在三頭曳着白犁的黃牛背後，

移動着三個藍色的身形。『噓——噓——噓！』又是一聲拖長的愉快的吆喝。『倒懸像個農民呢！』陳秘書笑了笑，提起腳尖喊：『王——營——長！』

『噫！』有個人仰起頭，大聲答應。

陳秘書撥開叢密的小樹樹梢，急忙跑過近處的一條樹橋，踏上鬆軟的田畝，向王營長跑去。這期間王營長掙完了長長的一行。他放下犁柄同陳秘書握手。在他的紫紅手掌上有兩個破了皮的水泡。

兩個人坐倒地上，陳秘書呼吸着新土的氣息——這氣息在王營長的身上也能聞到——笑着說：『成了老行家了。』

『丟了十來年，生疏了。』王營長搖搖頭。

『我來向你們請教。』陳秘書說，依然笑着，隨後說明來意。陳秘書說話的時候，王營長不時扭頭看望歇着的黃牛和左邊兩個犁手，那兩個是營部的通訊員，把鞭子在空中揮得拍拍響。

明白了陳秘書的來意，王營長說：『問張參謀去，今天該他在家。二營的生產計劃也由他訂。你看：先動手，再訂計劃，步驟都顛倒了，這打的是什麼仗？』

『跟天老爺打仗應該有另一種打法。』

『不，』王營長訂正說：『是跟時間打仗。好比遭遇戰中跟敵人搶一個山頭，要先

搶到手，就得快！快！快！」說着又回望了一眼黃牛。

陳秘書站起來說：「快搶吧！不妨碍你了。」

陳秘書剛走出十步，就聽見一聲拖長的吆喝，他回過頭，見王營長又扶起犁柄。犁頭刺開土浪，像一隻汽艇似地前進了。

現在陳秘書走近一塊焦地邊沿，有一排人成一條線向他撲過來，頭上閃着鋤頭的暗光。線斷了，中間突出來兩個人，倒舉着鋤頭跑到他的面前。一個是完全農民型的中年人；另一個是青年，穿白襯衫，袒露着晒黑的胸膛。

「你們兩個營長都親自出馬了。」陳秘書向中年人說。

中年人咧嘴笑了，笑也是農民式的。青年人喘口氣說：「我們四個輪班管家。今天該老張留守，明天才輪着副營長。」

這位青年人是二營的政治幹事，他在兩禮拜前曾在全國黨員大會上表示過決心。陳秘書至今還記着他的發言要點：「……過去我想當一個自由的文藝工作者，現在我知道錯了。我準備使自己成爲大建築物的一部份：一根椽子，一塊石頭……」現在他喘着氣站在面前，他的胸膛就是實行諾言的最好證據。

陳秘書記起剛才王營長的不安，不想多打擾他們，隨便講了幾句話，沒等那排人撲到跟前，就走開了。

營部寂靜地伏在一座山坡上，從每個密口上的煙薰痕跡看來，就知道這些密口都有二三十年歷史，說不定比陳秘書還要出生得早一點。側邊兩個密洞住着老鄉，有個中年婦人正靠住密口做針線。陳秘書走進營部，找遍三間唧接的低矮密屋，沒找見一個人影。

鑽出密屋，陳秘書高喊起來：「老張！老張！張參謀！」

張參謀應聲從側邊密屋出來，後邊跟着一個穿着旱煙管的老鄉。

「好啊，人家開荒，你躲懶。」

「這個懶不好躲。」張參謀行了個深呼吸，這才接下去。「昨晚跟老鄉談了半晚上，寫了個計劃，今天又談了兩三個鐘頭，頭都弄昏了。——怎麼，你不舒服？一臉油！」

「你才一臉油呢！你摸摸看。倒像才生過一場病。」

「這時候可病不得！」張參謀睜着一隻眼睛說：「人家都開烘烘開荒，你一個人歸在床上，你想想這個滋味。」

張參謀把陳秘書引進最末一間密洞，裡面只有一張方桌，一條長凳，一張炕，炕上零亂地堆散着被蓋、衣包和幾份解放日報。從小方窗透進的光線沖淡了幽暗的濃度，密裏流着一股潮溼的氣息。張參謀從外屋搬進一張方凳，兩個人在桌旁坐下。

「老張，你們開了幾天荒啦？」陳秘書從桌上煙盒裡拈過一張捲煙紙，又擡出些煙

末，邊捲邊問。

張參謀劃了根洋火，把桌上的豆油燈點着，這才回答說：『頭天到，第二天就動手，連今天六天啦。』

陳秘書一伸頭，從油燈上點着捲煙，吸了兩口，心安理得的說：『王營長犂地倒是一把手，剛才我在地頭上遇見他，唏噓唏噓的，比通訊員都強。』

『說起王營長才有趣呢。』張參謀搖擺着兩腿，聲調活潑起來：『第一天他挖地，手上整整打起了十個泡！（張參謀搖擺兩手，他的手掌上也留着六個水泡）連拳頭都握不攏來。第二天他當水值，辛辛苦苦打井眼，挑回幾担水，水剛下鍋，開荒的就嚷成一片要水喝啦。他急着把水燒開，忙得滿頭是汗。担了兩大桶水往地裏送。天下着鵝毛雨，路滑得很，他下坡下了半天，好容易担到橋上，樹圓滾滾的，担子又重，他一提，一脚踩到河裏，水桶担却提得牢牢的，沒有打翻。他帶着兩腳水，到底把水担到地裏，直起喉嚨叫戰士們喝水。』

張參謀說畢哈哈笑起來，陳秘書也笑，却帶着沉思。他轉頭向窗外望，三個藍色點子在遠處浮動，他一下扔掉煙頭說：『我來向你們學習，把你們的生產計劃讓我看一下。』

張參謀出到外屋，握着一捲紙，小小心的把它放在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隻玻璃杯

子。

上面一摺是二營給一、三營的挑戰書，中間一摺是槐樹莊（註一）二團來的挑戰書，最下面的才是二營的生產計劃。陳秘書先翻開第一摺，小聲的唸：『我們相信在今年的生產中，能够澈底完成王旅長（註二）的號召：『把大鳳川變成南泥灣（註三）！』我們爲了創造出大量的部隊中的吳滿有（註四），謹以虔誠之心向你們提出革命的友誼比賽。……』他放下挑戰書問：『戰士情緒高不高？』

『我給你講量地的事情。』張參謀神祕地說：『量地的時候，戰士們都跨着大步量。他們算的二百四十個複步抵得上三百個複步。』

『爲什麼少報？』

『爲什麼少報？』你質問他們，他們說：『我們不是跟一、三營挑戰嗎？』戰士有戰士的想法，他們想迷惑對方，來個出奇制勝。我們發覺後才糾正過來。』

陳秘書的問題得到解答，他安心地低倒頭，攤開二營的生產計劃書，細細地看去，從五位數目字跳到六位數目字。他的頭昏亂起來，在那一大串數字上活動着犁、鋤、王營長、黃土的波浪和飛過土浪的戰士的大步。窖洞似乎變得更小了，發出一股燥熱，他的眼睛又乾澀起來。

他走出窖洞，呼了口氣，順便走進冒出白煙的廚房。這是間寬敞的窖洞。窖洞裏只

盛着兩個人，一個在往灶肚裏塞柴火，臉映在火光中血一樣紅；另一個在低頭揉麵，全沒有發覺他進去。

『同志！忙呵！』陳秘書招呼他們。

他們一齊吃驚地抬起頭。揉麵的那個微微喘了口氣：『忙還用說，大家都忙呀！』隨即從升子裏撮了一把乾粉撒在長案板上，又用勁地揉起來。竈內響着柴火的噼剝和案板的顫動聲，他們再沒有抬頭。

陳秘書回進小竈，張參謀正在發算盤，統計各連幾日來的開荒數字。他到原位坐下，拿起毛筆，迅速的修改着帶來的全國生產計劃。那盞油燈還點着，發出比這兩張臉強不了好多的黃光。

這兩個人有時交談着，有時爭辯着。爭辯得沒有結果的時候，張參謀就踢響着桌腿蹣跚走出去，每次進來都帶着愉快的調子：『問明白啦，糜子鋤兩次草就够，鋤多了反而不結穗。』或是『包穀要隔開一尺遠；豆子也得隔五六寸，種密了長不好。』有一次還加了一句：『咳，我的生產計劃也該修改了。』

陳秘書抽了三支煙，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好久，當他捲好第四支煙的時候，竈外揚起喊聲：『吃飯囉！』他越過窗子，見那個跟他說過兩句話的炊事員，担着盛饌的担子快步向河邊走去。他聯想起王營長當水值的故事，不禁朝他耕作的方向望去。三頭黃牛和

三個藍色點子依舊在田野上浮動，只是褐色的田畝擴增了。在焦地上一排銀頭在上空閃光，荒地的面積越擠越小。他喜悅地摸一摸下頰，摸下一手油。

吃了三個饅，剛吞下最後一口，他就邊嚼着走出窖洞，順河向川裏走去。開鑿了的土地袒露出黑油油的胸膛，讓微風帶走潮潤的氣息和草根的芳香。時而飛起一兩隻紅尾巴的山鷄，鼓動淡藍的肚皮，像耕犁似地低低掠過田畝。遠方山巒處升起一根淡藍的煙柱。

半里多接壤着的田畝落在背後，當淡藍的煙柱更接近的時候，山腳邊猛地騰起一片喧嚷。

『嗚！』『哇！』『嗚啊！』從胸中迸出的單音節，那尖亮的勞動呼聲，追逐着，糾纏着，如像河沿上連結的樹梢一樣，互不放鬆。人的呼嘯夾雜着鋤頭擊打土地的『托！』『碰！』聲。這音與聲的交響，彷彿一支馬隊在追擊敵人時發出的歡呼與亂蹄的雜踏。陳秘書等聲登上斜坡，眼前展現一大片廣達百畝的平野，一道人與鐵組成的波濤，在平野上滾騰奔撲，他們經過的地方，野草無力地偃倒。陳秘書在土坡邊緣出神地觀望了一會，心裏莫明其妙地奔騰起一種狂烈的興奮，他握緊兩手，好像手裏也持着一把鋤頭，他想叫喊，想沖過去投入那道波濤。

波濤滾過去了，他看見一溜隆凸的後背，它們柔軟地彈動着，好像要把衣服漲破。

他一走三回頭的走下土坡，迎面，從河對岸傳來同樣單純的合唱。他看不清聲音的主人，他們被叢密的白楊樹梢擋住了。

過了一條石橋，他走到六連的駐地。一列窯洞張着黑沉沉的大口，讓幽深的寂靜統治着。道旁有一所沒有門扉的小屋，一頭灰褐色的毛驢在屋內繞着石磨急急地轉圈。屋後一個老年的炊事員在靜靜地、一鏟一鏟地挖地，看樣子是在開鑿菜園。

陳祕書心頭的激奮消下來了，他看了看專心挖地的老炊事員，突然車轉身，大步向原路走回。他這回什麼也沒有看，急匆匆走上山坡，闖進窯洞，一屁股坐倒桌旁，提起筆來就寫。張參謀忙着在拆看一捲才來的文件，其中有團部來的關於生產的指令，有旅部來的保護老百姓麥苗的通令……

很長一個時間，兩個人沒有交換一句話，專心做着各自的工作。陳祕書終於寫起了第四次生產計劃，他抬起頭，正要和張參謀商量，一個高大的，面色紅潤的中年人弓腰塞進門口。那是一營的參謀。

「呵！你來了！」張參謀歡呼，起身讓坐。

來人沒有就坐，他直立着，頭幾乎觸到窯頂。他用繃滿紅絲的眼睛巡視一周，讚賞地點頭：「你們的窯洞還像個樣子。我們昨天一到就出了半天糞，四個人擠一間馬房。」

「半斤對八兩，我們剛來還不是清去了半尺土。現在抓緊時間生產，管他房子不房

子，不挨冷，能擠下，這就行了。」

「我看到你們的挑戰書了。」來人轉換了話頭。

「怎麼樣，唔？」張參謀挑戰地問。

「要得！比一比就比一比！」是自信的口氣。

「坐哇！」張參謀拍拍凳子。「怕刺着你？」

「不啦，我得回去分牛。」

「副官呢？」

「副官搞種子去了。」

「噫呀，參謀兼副官，漂亮得很。」

「現在是分配什麼做什麼，沒二話！人都上了地，一個人不頂兩個人，工作做不了。」

「着呀！我也一樣。分配什麼就做什麼，做什麼就做個樣子來。你看，我是參謀兼書記，有時節還得搞一下政治工作，一攪子！」

兩個參謀大笑着並肩出去了。

陳秘書輕輕說了聲：「這兩個傢伙。」捲上一紙煙，開始磨寫，屋子漸漸紅起來，那盞麻油燈起了應有的作用。窗外，傳來一聲聲歸鵲的叫噪。

屋子由紅變黃，燈燄由黃變紅，陳秘書磨寫起一大半，王營長，副營長，政治幹事陸續從田陌上歸來，帶進濃重的泥土氣息和快樂的笑聲。屋裏頓時熱鬧起來，陳秘書擱下筆，參加熱烈的談話。

王營長坐在炕上，他的話最多，最有趣，常引起一陣笑聲。他把開荒比喻成追擊敵人，他說開荒的時候心情跟追擊敵人一樣，心熱身輕，就想一股勁的開下去。陳秘書笑問了一句：

『在你們追擊的隊伍裏，誰在最前頭？』

王營長想了想說：『我們營部裏就要算老上士啦，他開得最多，挖得最深。他今年四十幾啦，上年紀的人可有股耐勁，他就是個不休息，從早到晚埋頭挖，也不說話。我們那塊地上樹根多，他總是打頭去刨，幾鋤頭就刨掉了。』

『機槍排開得凶！』靠着炕壁的副營長緩慢地說：『收工那一忽我去看了一陣子：他們叫着，吼着，一個個跟老虎一樣。一眼看去，怕開到六十畝啦。』

『六十畝？那——』張參謀不知什麼時候回進來的，他搶到桌前，撥了撥算盤珠，『連前幾天一起，那已經完成百分之六十啦。照這樣推算，到開荒結束可以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

『恐怕不止。開荒是越開越有勁的。三九年我們就有這個經驗。』王營長邊說邊站

起來，『開荒這東西是件好事情呢，開久了臂膀就會加勁，你站着打槍，臂膀震都不震。』說着他撈起政治幹事的胳膊，『再開上一年，你硬是能站着打槍了！』

哄笑聲中通訊員進來報告：

『政委來了！』

團部從合水出發的時候，政委清清楚楚說過要等三四天纔能動身，怎麼今天就到了呢，陳秘書疑惑起來。他想，怕是通訊員搞錯了，然而同精悍的卜副團長一起進來的，那個闊背，粗眉，大嘴，比副團長幾乎高出一個頭的，不正是宋政委嗎？

宋政委一脚剛踏進門檻，就爆出洪大的聲音：『你們搞得怎麼樣了？』不等回答，又機關槍似地追問起來：『這地方氣候怎樣？土挖多深呀？調查了沒有？』

王營長和張參謀逐一解答了這些問題。於是宋政委從衣袋口摸出一張摺疊的紙頭：『你們看看，槐樹莊二團來的挑戰書，一個連的。你們也搞一個連。噲，你們哪個連成績好些？』

王營長接過挑戰書，在燈光底下慢慢唸着。宋政委坐倒在陳秘書讓出的位子上，揩着額上的汗珠，向任何人又不向任何人地：『我們就是搞得遲了。』

『我們用人力，用組織力量來捕救！百分之百的動手，一個也不叫閒着。』對面坐着的卜副團長歛勁磨爪鼻，哧聲的說：『前天我到三營看了一下，他們的伙夫就在田裏

燒飯，收拾完了立刻拿起鋤頭開荒，屋子裏一個人也找不到。我們每個人拿兩隻手跟時間比賽，怕比不贏？」他的緊握的拳頭從空中猛力往底下一拉，幾乎撲滅燈籠。

「人家的挑戰書都送來了，我們現在處於被動地位，……」

「我們不能老是被動，」卜副團長拾過宋政委的話頭，他兩眼閃爍、寬廣的額頭上跳着青筋：「比方打仗，有防禦也有進攻。我們要應戰，也要挑戰！」

「對呀，挑他一傢伙！」宋政委頭伸到煤油燈旁，生氣勃勃地應和。

「我們向曲子的四圍挑戰！他們哪個連是主力？——六連？對，我們就向六連挑戰，」卜副團長舒開緊皺的濃眉，轉向身邊的王營長：「你們抽一個連挑戰！」

王營長額上的綢紋加深了，他靜靜地把挑戰書放到桌上，雲着蒙土的眼皮，端肅地、清晰地、沉重地說着：

「好！我們挑一個連應戰，一個連挑戰！」

風夾帶砂土擊打着窗紙，從窗隙中穿進，時而把黃色的燈籠吹向這邊，時而又吹向那邊，一會宋政委的大方臉猛地燃亮了，一會卜副團長的堅毅的瘦臉上祇上扭曲的奇異的紅光。寧裏風暴剛止的六月平野那樣寂靜。好一會，寂靜幾為站立桌角的王營長打破：「他們的生產情形怎樣？」

「誰？」卜副團長仰起寬廣的額頭。

『三營他們。』

『接到你們的挑戰書，三營當天到當天幹起來：看的看地，分的分牛，配的配犂頭，一忙忙到天黑。第二天一大早就下了地。前天我到那兒，三營營長說是說只開了一點點，可是你一眼望去，滿川都是開過的地。一營昨天剛到，他們營長倒說：『到得一點也不晚！』一營長就是有這副脾氣，不服輸，誰強就趕誰。』卜副團長結束了他的敘述，嘴角浮起一道誇獎式的微笑。

王營長側倒頭，一動也不動地聽着，神情嚴肅，好像在聽取關於敵情的報告。

宋政委忽然轉換了話題，鄭重地問：『你們的生活怎樣？』

『一天一頓麵食，一個月三斤肉，……』

『想辦法多養些豬，』宋政委說，轉向靠牆站着的陳秘書，『你見過衛生隊養的豬了嗎？養得真肥，三口豬合起來總有五百斤。你回去問一問，他們是怎麼養的，寫出來讓大家學一學。』——戰士們辛苦得很，生活一定要改善。』

於是房子裏活潑起來，從養豬談到耕牛的保護，談到草料，談到包穀和豆子的混種……話題環繞着生產這一軸心滾轉，直到一臉盆麵條端上桌。

『啊，我們走了。』宋政委和卜副團長一齊站起來。

又在拿起二團挑戰書細看的王營長，急急攔住去路：坐在炕沿上的副營長也跳起

來，拉住宋政委的臂膀，用懇切的口吻說：「吃起走！吃起走！」
「不，不啦，」宋政委堅持着：「我想到地上去望一望。走！」他拉了一下卜副團長，匆匆忙忙走出門外。

從宋政委焦急的神情與匆促的舉止上，陳秘書找到了他今天趕到大鳳川來的原因。陳秘書吞下一碗麵條，不顧屋裏的喧嚷，一口氣謄寫好未完的生產計劃，給張參謀看了看，又改正了幾處地方，便急匆匆走離營部。

夜色已經從四山包圍攏來。沿路，陳秘書碰到好幾群攏着白楊的，趕着耕牛的和扛着鐵頭的戰士，河對面，在流潑出夜的氣流的幽谷中，傳出一聲接一聲的深遠的然而清越的伐木聲音。他心境輕鬆，「這次計劃大概能夠通過，明天就可以參加開荒了。」他想，加快了腳步。

一九四二年

慶齡

註一：槐樹莊在陝甘寧邊區閿中分區，是閿中駐軍的主要根據地。

註二：王旅長即現時陝甘寧邊區副司令員王維舟將軍，當時是三八五旅旅長。

註三：南泥灣是陝甘寧邊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屯墾區，由王震將軍當時領導的三五九旅神疲骨瘦困難關而成。大鳳川是隨軍駐軍三八五旅的主要根據地。

註四：吳滿有是陝甘寧邊區最著名的勞動英雄。

13841

TIED LIENDUEI

鐵的連隊

一九四八年七月
在哈爾濱印達初版
發行五千冊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著者 周 潔 夫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